

1

微风徐徐，午后的暖阳从雕工精致的窗棂透进屋内，映出一室的和煦明亮。

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房门，不知在忙碌些什么，另一个侍卫装扮的男人，急冲冲地从屋外走了进来。

“四皇子，皇后娘娘和冷王爷已经……喝！”未完的话语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乍然中断。

映入眼中的男性面孔，那五官、那轮廓，无庸置疑是刚毅俊朗的，而那眉宇间自然流露出的威仪气势更是尊贵不凡。

这样的一张俊脸，该是足以令天下女子倾心的，然而那诡谲的肤色却是令人退避三舍。

在原本健康黝黑的面孔上，此刻，有一半被病态的苍白所覆盖，而且恰恰以挺直的鼻梁为分界，形成左黑右白的“黑白郎君”！

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，乍然看见这么一张脸，也难怪池孟桓会惊得忘了自己原本要说什么。

正专注于手边工作的玄琰，分神瞥了他一眼，又继续在自己的左半边脸上涂上白粉。

“怎么？孟桓，跟在我身边这么久了，你还没习惯吗？”这又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“装扮”。

望着铜镜中自己的脸，玄琰的眼底除了对池孟桓的促狭之外，还隐约浮现了一丝无奈。

天底下，没有一个正常男人会喜欢故意将自己弄成一副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的不中用模样，尤其他的个性如同狂鹰一般狂放不羁，和“文弱”两字压根儿沾不上边。

他会这么做，实在是迫不得已呀！

由于当今皇上已经渐渐年迈，那张龙椅顶多再过个三五年就得要“换人坐坐看”，这就表示，在四位皇子之中，有一个即将成为下一任的帝王。

有了新帝，自然就少不了新后，巧的是四位皇子至今都尚未娶妻立妃，也因此，举凡家里有女儿待字闺中的皇亲贵族，无不处心积虑地制造机会，就盼能缔结一桩富贵荣华的好姻缘。

只要他们“押对宝”，选对了人，女儿便有可能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将来父凭女贵，还怕保不了一世的风光显赫吗？

对于那些人攀贵求荣的心态，玄琰并不苛责，毕竟“富贵荣华”这四个字的诱惑力太大了，天底下只怕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抗拒得了。

只是，他不像二皇兄玄皓、三皇兄玄厉一样，对皇位充满了野心，打从他懂事，并且明

了身为一国之君所必须担起的重责大任之后，他就对那张龙椅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他一点也不想卷入兄弟之间的夺权较劲，一点也不想因为日理万机而失去自由、压抑本性，更不想让那一袭黄袍将他羁绊在皇宫之中。

他要的从来就不是那些至高的权势与地位，而是一片完全属于他的天地，一片在皇宫之外的辽阔天地。

为此，除非父皇、母后召见，否则他绝少主动进宫，甚至刻意在人前收敛光芒，为的就是要让他的父皇、他的三位皇兄，以及所有的皇亲国戚知道——他，玄琰，不但无心于皇位，更不足以成为一国之君。

在“必要”的时候，他甚至不惜伪装成一副胸无大志、文弱无能的样子——就像现在。

池孟桓望着那张半黑半白的脸，不禁苦笑道：“属下可从不曾看过这样的‘半成品’。”

整张脸涂白之后的玄琰，尽管脸色略显病态，但因为他的五官轮廓刚毅俊朗，看起来倒有几分像是玉面书生——苍白文弱的那种，可是他现在这副半黑半白的尊容，还真是怪吓人的！

“多看几次，总会习惯的。”玄琰笑道。回想起池孟桓第一次看见他的白面妆扮，眼睛差点惊凸出来的模样，他就不禁感到好笑。

是啊！他总会习惯的，池孟桓暗暗在心底叹了一口气，在当今皇上宣布继位者之前，这样的妆扮恐怕还要上演好几回。

看着正努力让自己显得苍白文弱的主子，池孟桓的嘴上虽没说些什么，但心里却很明白他的无奈与用心良苦。

跟在玄琰身边已有六七年了，或许是因为年纪相仿，也或许是因为他的个性耿直忠诚，这些年来，玄琰不只将他当成一名属下，还将他视为心腹、视为好友，也因此，对于玄琰的

真实性情，他是再清楚不过了。

在四位皇子当中，玄琰的年纪虽然最轻，却有着不输其他三位皇子的气度与才能。然而，他就像是一只威扬狂放的鹰，不喜欢受太多的拘束。

倘若真要勉强他继承皇位，真要他身穿黄袍坐上龙椅，那就像是硬将一只鹰困在笼中，从此与千川百岳彻底隔绝，失去了翱翔天地的自由，只会让他感到躁郁与痛苦。

“孟桓，你在发什么愣？你刚才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呃？啊！”玄琰的声音将池孟桓的心思拉了回来，这才蓦然想起自己急冲冲前来的任务，连忙禀报：“皇后娘娘要四皇子快点过去，别让冷王爷和芙衣郡主久等。”

冷王爷和芙衣郡主？玄琰的唇角嘲讽地扬起，说道：“我的确是不该让母后久等。”至于不请自来的冷德劭父女，则不在他关心的范围

之内。

这次母后召见他，消息灵通的冷德劭立刻找了个送礼的借口，特地选在他进宫的这一天、这一刻，带着爱女冷芙衣前来，他们父女俩的真正目的，只怕随便一名宫女或侍卫都知道！

“呃……”池孟桓欲言又止的，有话想说，却又知道玄琰一定不爱听。

“怎么？还有事？”

池孟桓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说道：“属下刚才惊鸿一瞥，发现芙衣郡主生得十分美丽，或许四皇子会看得上眼……”

玄琰对他的话完全无动于衷，不曾流露出半分感兴趣的神色。

不管那冷芙衣再怎么美丽，对他来说不过是个企图攀贵求荣的女子，这样的女人，他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“我该走了，母后还在等着呢！”

瞥了眼铜镜中苍白的面孔，玄琰满意地起身，准备去会会那两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。



还没踏进宁云殿，玄琰远远就看见了殿内的情景。

他的母后穿着一袭绣金华袍，端坐在雕着祥兽的椅子上，尽管已年逾四十，依旧显得雍容华贵，风韵犹存。

王爷冷德劭及郡主冷芙衣恭谨地站立在一旁，尽管要献的珍礼早已献上，却迟迟不告退，显然是非等到他不可。

玄琰的眼底掠过一丝嘲讽的光芒，随即装出一副温吞的神态，慢慢地踱进宁云殿中。

一看见玄琰那张苍白的脸，皇后的眉梢微微一挑，心里是既好气又好笑。

又来了！她这个儿子，每次进宫总爱将自己弄成一副苍白文弱的模样，她知道他这么做的苦心与用意，因此向来也由着他，不多加予

干涉或阻止，只是她有时也会想看看儿子的“真面目”呀！

“琰儿，你来晚了，怎好让王爷和郡主久等？”皇后轻责，心里却很明白他为什么会耽搁那么久。

要将一张健康俊朗的面孔涂得如此苍白，的确需要花费好一番工夫。

“是，玄琰失礼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？四皇子太客气了。”冷德劭一边说着客套话，一边暗中打量眼前这位鲜少进宫的四皇子。

就见他的眉目虽然端正，脸色却显得太过苍白。更重要的是，从他身上竟感受不到半丝一国之君的气势！

冷德劭的眉心微微拧了起来，很快又在心底将情势重新衡量一遍。

在四位皇子当中，大皇子玄道的年纪最长，但是他在一次微服出宫时，卷入一桩江湖

是非，惹得皇上相当不快，所以皇上传位给他的可能性应是不大。

至于二皇子玄皓和三皇子玄厉，他们两人虽然对皇位野心勃勃，但真要比较起来，四位皇子中，惟一是当今皇后所生的四皇子玄琰，将来继承皇位的机会，应当是比容贵妃所生的二皇子，以及德贵妃所生的玄厉要来得高一些。

思来想去，冷德劭最后还是决定将希望押在玄琰的身上。

打定主意后，冷德劭的眉头一展，立刻堆起满脸的笑容，为玄琰介绍起自己的女儿。

“四皇子，这是小女芙衣，这回难得带她进宫，没想到会巧遇四皇子，这真是芙衣的荣幸。”

巧遇？玄琰不禁暗暗好笑，这番说辞恐怕连一旁的侍女都不相信了，更遑论是他？

为了顾全堂堂王爷的颜面，他什么也没

说，漫不经心地将目光扫向一旁的冷芙衣。

光是这么一瞥，玄琰便立刻认同了池孟桓的话——她，的确是个粉妆玉琢的美人儿。

在她那巴掌大的脸蛋上，有着细致绝伦的五官，眉似远山，眸如秋水，玉润白皙的双颊衬得那两瓣小巧的唇儿更显柔嫩嫣红。

只可惜，她虽然有着沉鱼落雁之姿，但却过分的拘谨羞涩，那娇怯柔弱的模样，仿佛太阳一晒就会发晕，随便一吼就会吓得掉泪。

从他踏进宁云殿一直到现在，她始终低垂着眼睫，不敢抬眼正视他，像这样一个怯懦的女子，怎能成为一国之后，母仪天下？

“芙衣参见四皇子。”冷芙衣款款地行礼，嗓音轻柔而婉转。

冷德劭把握机会说道：“芙衣这趟难得入宫，不知道可有荣幸由四皇子领着四处走走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玄琰故意面露迟疑，彻底扮演一个毫无主见的男人。“只要母后准许，我自

然乐意带郡主去逛逛。”

知子莫若母，皇后岂会不知道玄琰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

看着原本豪犷率性的他，故意装出一副懦弱的模样，皇后真是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。

碍于王爷、郡主在场，她也只能装作若无其事，总不好在旁人的面前，拆自己儿子的台吧！

“去吧！好好的款待芙衣郡主。”

“是，芙衣郡主，请——”



皇宫内苑，遍植奇花异卉，入眼皆是一片缤纷锦簇。

玄琰领着冷芙衣，漫步走过曲折的回廊。

这一路上，冷芙衣始终低垂螭首，默默地跟在他身后，玄琰不禁怀疑她除了自己脚上的那双绣鞋之外，什么景致也没看到。

他甚至还发现，她竟会因为宫女和侍卫的

行礼问安而感到不自在！

玄琰的浓眉微微一蹙，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心里却不禁纳闷，真不知道冷王爷平日是怎么教养女儿的，怎会让她的性情如此羞涩娇怯？

由于自己的性情不喜受拘束，看着这样过分拘谨的冷芙衣，玄琰忽然打从心底对她生出一股同情——或许她其实并不想进宫，也不想嫁给他，只是不敢也不知道该怎么违抗父亲的安排罢了。

为了让她感到自在一些，玄琰带着她来到一处桃花林，这儿相当清幽，甚少有人经过。

也许是四周的静谧让她心情放松，也许是眼前的景致太过美丽，冷芙衣忍不住发出赞叹，忘情地走上前去。

“这里好美、好幽静啊！”

玄琰站在她的身后，静静地望着伫立在落英缤纷中的身影。

一阵清风拂过，吹落漫天桃花，一瓣瓣的嫣红如同细雨般飘洒在她身上，美得令人屏息。

然而，就算她再美，仍旧不是他要的女人。

“这片桃花林是宫中最幽静的地方，平时就连宫女和侍卫都很少到这里来。”他淡淡地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冷芙衣停下了前进的步伐，顿了一会儿，才又说道：“那最好。”

那最好？什么意思？

玄琰一怔，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说，而且……是他太敏感了吗？他怎么觉得她的语调突然变得不大一样了？

正当玄琰感到疑惑之际，冷芙衣蓦然转过身来，带给他更多的惊诧。

她不像先前那般，拘谨羞涩地低垂着头，反而昂着尖俏的下巴，毫不畏怯地面对着他。

那美丽细致的眉眼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她的神情却突然间活泼起来，散发出一种耀眼夺目的光彩。

若说先前的她像是画中的仕女，美则美矣，却没有半点生命力，那么现在的她，就像画中女子从纸上翩然跃出，来到他的面前。

玄琰诧异不已，目光一瞬也不瞬地凝注着她。

还没弄清楚她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差异，冷芙衣又再度开口——

“我不要嫁给你。”她说得缓慢而清晰，那坚决的语气中带着敌意，和先前的柔顺温婉简直有如天壤之别。

玄琰愈来愈觉得惊奇了，如果不是这一路和她并肩走来，他几乎要以为眼前这个女子，是和冷芙衣的个性截然不同的孪生姐妹了。

很显然的，刚才在宁云殿内的那个冷芙衣，并不是真正的她，那羞怯矜持的神态，完

全是刻意的伪装，就像他刻意将自己的脸孔涂白一样。

只是……他刻意伪装，是为了不卷入皇位的争夺战，而她又是为了什么？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？

玄琰的好奇心被眼前这个谜样的女子彻底挑起，他细细打量着她，那双美丽的眼眸此刻正闪耀着火焰一般的光芒，耀眼而灿亮。

“你都是这样人前人后两个样吗？”

他敢说，即使是冷德劭，也绝不知道自己女儿有如此“与众不同”的一面。

冷芙衣的脸色一变，低叱道：“我爱怎么样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！”

她无礼的态度和语气，不但没有激怒玄琰，反而令他的唇角掀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纹。

这女子，实在是太特别了！有着水一般细致温婉的面貌，却拥有火一般骄恣倔强的性

情。

“怎么会无关呢？如果你嫁给我，就是我的妻子了。”

“我才不会嫁给你！”她的语气充满嫌恶，仿佛与他成婚是一件多么令人无法忍受的事。

“为什么不会？”

“我才不要嫁给像你这样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的小白脸！”

因为早已认定他是一个毫无骨气的男人，所以她一点也不怕说出这番不敬的话语，不但如此，她还冷哼了一声，彻底表达她心底的轻蔑。

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的小白脸？

玄琰好笑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不知道是他伪装得太成功了，还是她因为太嫌恶他了，所以打从一开始就没拿正眼瞧过他？

嗯……后者的可能性或许大一点吧！

玄琰的薄唇悄然勾出一抹笑，突然很想看

看她眼底的火焰燃烧到最炽烈时，会是怎样一番炫目的光彩。

“可是……我看母后挺中意你的，如果母后要我娶你，我就不得不娶了。”他刻意装出一副好为难的样子。

冷芙衣果然没让玄琰失望，一听见他的话，两簇愤怒的火焰立刻在她的眸中跳跃，仿佛恨不得将他烧成灰烬。

“不许你娶我！我说了不要嫁给你，你听不懂吗？”冷芙衣气结地嚷道。

可恶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懦弱无能的男人？亏他还是堂堂的皇子！她真替皇上和皇后感到悲哀！

要她嫁给这样一个毫无男子气概的懦夫，她还不如出家当尼姑算了！

她那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有着无比率真可爱的风情，让玄琰必须很努力，才能勉强敛住唇边的笑意。

“我也不是不懂，只是父皇和母后的旨意我不得不遵从，如果他们要我娶你，我就算再怎么不愿意也得娶呀！”他那无奈而沉重的语气，仿佛娶她是一件多么恐怖悲惨的事。

“你——”冷芙衣被玄琰激得彻底失去了冷静，她冲动地抽出发钗，抵在他的颈子边，冷声威胁，“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许娶我！”

她突如其来的举动，令玄琰反射性的回击，然而他才一有动作，就硬生生地收住势子，深怕自己会误伤了她。

在一阵混乱间，冷芙衣反应不及地失手伤了玄琰，那尖锐的发钗在他手臂上划出了一道口子。

看着鲜红的血丝渗出衣袖，冷芙衣的脸色一白，知道自己闯了大祸。

那伤口虽然不深，但是再怎么说，玄琰也是身份尊贵的皇子，光是“意图行刺”这个罪名，就足以将她打入大牢，甚至丢了性命！

见她的脸色苍白，玄琰原本想出言安抚，但是念头忽然一转，忍不住想逗弄她，于是便刻意装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模样。

“你你你……你竟然……”

“我怎么样？”冷芙衣瞪着玄琰，俏脸上的神色除了慌乱之外，还有着一丝倔强。

“你伤了我的身子，必须对我负责。”黑眸深处有着浓浓的笑意，只可惜心思正乱的冷芙衣没有察觉。

要她负责？这是一个男人说出来的话？

冷芙衣咬着唇瓣，虽然明知道这件事情错在她，但却怎么也不愿对这男人低头认错。

“伤了你又怎么样？”她绷着脸，不但不道歉，还反过来威胁他。“我警告你，你等会儿若是敢在皇后娘娘或是我爹面前说我伤了你，就别怪我在你身上多划几道伤口！”

哼，反正这男人既懦弱又没骨气，只要稍微威吓一下，谅他也没那个胆子去告状！这么

一想，冷芙衣感到安心多了。

“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”见她转身就走，玄琰连忙问道。

“回宁云殿！”

冷芙衣头也不回地走着，不愿再和他多独处一刻，更不愿再多看他一眼。但也因此没发现玄琰脸上的笑意，以及那双墨黑瞳中所迸出的炽热光芒。



玄琰手臂上的伤虽然不重，但是一回到宁云殿，仍旧引起了皇后的震惊与关切，毕竟身在皇宫内苑，他又贵为皇子，好端端的怎么会受伤呢？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难不成有刺客潜入宫里？”皇后惊诧地问。

“不是的，母后别惊慌。”玄琰连忙安抚。

“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不等玄琰开口，冷芙衣便已抢先跪倒在

地。

“都是芙衣不好，请皇后娘娘降罪！”

玄琰的浓眉一挑，没想到她竟然会主动认错，但是……他可不认为她会坦白招出事情的始末。

他不动声色站在一旁，看她到底又想玩什么把戏。

“芙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清楚呀！”冷德劭的脸色大变，额上急出了一头冷汗。

天哪！可不要没攀成这门亲，反而还惹祸上身呀！

“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在桃花林里差点被石块绊倒，四皇子好心拉我一把，没想到却不小心被树枝划出了一道伤口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为了我，四皇子也不会受伤了。”

冷芙衣以充满自责的语气说完后，美丽的眼眸偷偷朝玄琰一瞟，那冷冽的目光像是在警

告他——别忘了她先前的威胁！

玄琰在心底暗暗一笑，接口说道：“只是一点小伤而已，没什么，只要芙衣郡主没事就好。”

他的配合让冷芙衣更加确定他是个没骨气又没胆量的男人，对他的印象当场又更坏了几分。

她小心掩饰着对玄琰的鄙夷，仍跪着不起。“害四皇子受伤，都是芙衣的错，请皇后娘娘降罪。”

“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何罪之有？还好只是一点小伤，上点药就没事了，快起来吧！”皇后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谢皇后娘娘。”

冷德劭直到此时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原本忧惧的心情，立刻转为欢喜。

看来四皇子对芙衣一见钟情，不然怎么会不惜受伤也要救她呢？呵呵呵，真是太好了！

冷德劭愈想愈乐，仿佛已预见了一场隆重尊贵的婚礼。

“琰儿受了伤，芙衣郡主也受了点惊吓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！”

“是，多谢皇后娘娘关心。”

尽管冷德劭有心想让两个年轻人多多相处，但是皇后都已这么说了，他也只好带着女儿告退。

临去前，冷芙衣暗中朝玄琰投去一瞥，眼神中的警告意味甚浓，像是在提醒他——不许对她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她绝对不要嫁给他！

玄琰的唇角悄然扬起，目送着她离去的背影。

如果，她知道在他面前显现出她的“真面目”，不但没能达到吓阻的效果，反而还挑起了他对她的兴趣，她会不会感到后悔莫及？

就算会，也已经来不及了！

他目光灼灼地凝望那抹窈窕的身影，专注

的神情仿佛像只已锁定目标的飞鹰，随时准备俯冲而下，一举攫获他的猎物！

2

夜深人静，一轮莹白皎月高挂天际。

早已过了就寝时间，偌大的王府里，一片幽暗静谧，然而在黑暗之中，却隐约有一道道银光不时闪现。

那些光芒是从冷芙衣寝房外的庭园传来的，炫目的银光正是剑身在月光下的反射。

持剑的皓腕灵活地翻转，锋利的剑刃利落地回旋，那剑法虽然称不上精妙绝伦，但是一招一式倒也算扎实。

冷芙衣专注地练剑，雪白的衣袂，随着快速旋身而飘飞，夜风中那曼妙轻盈的身子，仿

佛随时要凌空而去。

整座王府，除了冷芙衣自己之外，知道她会使剑的，就只有她的贴身侍女妙儿，而妙儿此刻正守在一旁，若有什么人出来走动，就会立刻通知她，因此她可以放心地练剑，不怕惊扰了王府里的其他人，尤其是她的爹娘。

虽然她并不觉得女子习武有什么不妥，但是在爹娘的心目中，仍旧将她当成十岁离家时的那个娇弱娃儿，因此若是让他们看见向来温婉柔顺的她，竟然在大半夜里练剑，怕不要惊慌得以为她哪里不对劲了！

或许是因为早产的关系，她从小生下来就体弱多病，几乎可以说是喝着各种药长大的。

在十岁那年，她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七天七夜不退，焦急的爹娘几乎将京城里的大夫全找遍了，但是每一位大夫都摇头叹息，对她的怪病束手无策。

或许是她命不该绝，就在她病得只剩下最

后一口气的时候，恰巧有位隐居山林的妙手神医携妻女进京访友，这才将她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。

只是，她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在经过这一场大病之后，身子骨变得更加虚弱，如果不悉心调养，只怕终究还是难逃病魔的摧残。

为了彻底调养她的身体，拔除多年来的病因，她的爹娘尽管不舍，还是让那名神医将她带回隐居的山谷悉心调养。而由于神医不喜人多喧闹，因此随行的就只有她的贴身侍女妙儿。

她在那片灵秀之地一待就是六年，这六年之内，她回王府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每每待不到几天又返回山谷。

而在发现那名神医不但医术卓绝，武功更是不凡之后，她便直嚷着要拜师学武，借以打发漫长的日子，要不每天都待在草药堆里，她都快闷疯了！

拗不过她的缠功，再加上练武的确可以让她的身子骨更强健些，那名神医便答应收她为徒，开始教她武功。

几年下来，她的武功虽无法跻身高手之流，但也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，寻常的地痞恶棍，只怕还打不赢她。

冷芙衣手持长剑利落地旋身，美丽的眼眸闪现一丝傲气。

一想到爹竟然相中玄琰当她的夫婿，她就有满心的不快。

像玄琰那样的男人，到底有什么好的？看起来就是一副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的无能样！

将来她的夫婿，不必有尊贵的身份，但却绝对不能没有骨气。更重要的是，武功不能比她弱，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玄琰都是彻头彻尾的不合格！

柔润的红唇噙着一丝冷恣的笑意，她相信经过昨天的恐吓，玄琰绝对不敢对她再有什么

非分之想，所以她根本无须担心自己会嫁给那个懦弱无能的四皇子！



春日融融，微风送暖。

冷芙衣在侍女妙儿的随侍下，坐在莲花池畔的亭子里，一边享受着清风拂面的舒畅，一边绣着手中的帕子。

一阵急急的脚步声传来，冷芙衣抬头一看，就见她爹喜上眉梢地走了过来。

“芙衣，爹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冷德劭的脸上有着掩不住的兴奋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冷芙衣轻声细语地问，脸上挂着刻意堆出的温婉笑容。

或许是因为待在山谷长达六年的时间，她总觉得和爹娘之间的感情有点生疏，彼此之间仿佛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，一点也不亲密热络。

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她的性情、不了解她的

心思，在他们眼里，身为他们的女儿、身为一名郡主，就该温柔婉约、娇柔矜持。

她如他们所愿的，在所有人的面前表现出端庄合宜的郡主风范，但是他们哪里知道，在她伪装出的面貌之下，有着一颗不驯的心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他们的女儿一心想要抛开礼教、身份的规范与束缚，离开京城，看看天下！

“是天大的好消息！”冷德劭眉开眼笑地说。“听说四皇子对你钟意得不得了，只等南巡的皇上回宫，就要请皇上赐婚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冷芙衣错愕地惊呼。

请皇上赐婚？这……是她听错了吧？

冷德劭以为她没听清楚，便又再次说道：“四皇子有意娶你，现在就只等皇上赐婚了！”

事情的顺利，令冷德劭愈想愈乐，笑得几乎合不拢嘴，仿佛已经预见了女儿被册立为后的情景。

看着父亲那张喜上眉梢的脸，冷芙衣震惊过度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有好半晌完全无法思考。

玄琰钟意她？想要娶她？

这怎么可能？她该不会正在做噩梦吧？

惊愕间，手中的绣针不小心扎进指尖，传来一阵疼痛，那痛楚虽然细微，却令她的脸色骤变。

既然她会感觉到痛，那就表示她并不是在做噩梦，也就表示——爹说的都是真的，玄琰是真的打算要娶她！

“这怎么会……怎么可能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冷王爷以为她是惊喜过度，不敢相信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“这件事千真万确，绝对错不了的！”

千真万确？这四个字仿佛一把火，点燃了冷芙衣胸中的怒焰。

她毫不怀疑，要是玄琰现在就站在她的面

前，她绝对会不顾一切，直接扑上去掐死他！

可恶！不是都已经事先严重地警告过他了，他竟然还敢说出钟意她、要娶她的话来？

她的俏脸一沉，扔下了手中绣帕，骤然转身要走。

“芙衣？你要去哪里？”冷德劭仍沉浸在狂喜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女儿的不对劲。

“我突然觉得有点累，想回房休息。”冷芙衣勉强压抑着怒气，尽可能轻声细语地回答。

“这样呀！那你就快点回房去休息吧！我现在要去告诉你娘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”

看着爹兴冲冲的模样，冷芙衣对玄琰的怒气飙升到了最高点。

“郡主要回房歇息吗？”一旁的侍女妙儿问道。

“不！我要出去！”

冷芙衣怒气冲冲地朝大门走去，她要去找那个可恶的男人算账，要他立刻打消娶她的念

头！



冷芙衣一离开王府，便直接去找玄琰兴师问罪。

由于四名皇子并不住在皇宫内苑，而玄琰所居住的玄武轩离王府不远，因此不到半个时辰，冷芙衣就已来到了玄武轩的大门外。

玄琰像是料准了她的行动，早已交代过门口的侍卫，当他们一看见冷芙衣，不等她开口道明来意，就直接将她请了进去。

“四皇子请郡主到寝宫去。”侍卫恭敬地传话。

寝宫？冷芙衣的黛眉一蹙，眼底流露出一不以为然的光芒。

现在是大白天的，一个大男人窝在寝宫里，这像话吗？

在侍女的引路下，她进入玄琰的寝宫，才一踏进房中，就见玄琰躺卧在床，脸色似乎比

那日更显苍白，那虚弱的模样简直像患了什么重病，随时可能会被勾魂无常给带下地府。

“你们都下去吧！”玄琰摒退了一旁的侍女，从床榻上坐了起来，等着看她发标。

果然，一等侍女们退下后，冷芙衣便不再挂着温婉柔顺的面具，她瞪着玄琰，劈头就是怒气冲冲的质问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故意装傻，眼底泛起一丝隐约的笑意。

“少装蒜了！我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许娶我吗？”

“你是说过，但我还是不懂，你为什么不想嫁给我？冷王爷可是很期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国之后，不是吗？”玄琰把话挑明了说，对于冷德劭的企图，他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“那是我爹看错了人！”冷芙衣沉着脸说道。“再怎么样，皇上也绝对不可能将皇位

传给你的！”

“喔？何以见得？”

“皇上不是庸昧之君，像你这样病弱无能、连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的人，皇上怎么可能将皇位传给你？”冷芙衣气得口不择言。

玄琰微微一笑，一点也不因她的话而动怒，因为父皇不传位给他，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。

“不管父皇会不会传位给我，你爹就是属意要把你嫁给我，不是吗？”他的目光紧锁住她美丽的容颜，眼底有两簇火苗隐隐跳动。

早在她将发钗抵在他的颈边，威胁他不许娶她的时候，他就决定要将这个特别的女人留在身边了！

“哼，就算要嫁，我也宁愿嫁给大皇子！”冷芙衣哼道。

虽然她不曾见过其他几位皇子，但是对于他们的情况也略有耳闻。

据说，二皇子玄皓潇洒俊美、风流倜傥，为他倾倒的女子不知几几，她才不想成为其中之一，整天过着争宠的日子。

而三皇子玄厉的个性冷峻严酷，向来对女人不屑一顾，她更不可能委屈自己卑躬屈膝地服侍这么一个霸道狂器的男人。

至于大皇子玄道，据闻他冷静沉稳，武功深不可测，如果爹为她相中的夫婿是大皇子，或许她就不会这么抗拒了。

玄琰浓眉一拧，听她说宁愿嫁给大皇兄也不要嫁给他，他的心里掠过一丝不快。但是一想到最终能够拥有她的人是他，心里倒也不那么介意了，甚至还故意拿话来刺激她。

“大皇兄的确是个出色英挺的伟岸男子，只可惜你无法如愿，因为你是嫁定我了。”

“你——”一股怒气涨满冷芙衣的胸口，她怒瞪着他，气得牙痒痒的。“你为什么就是非娶我不可？”

这男人一定是故意和她作对，该不会是因为她那天失手伤了他，所以他小心眼地要毁掉她的一生？

“为什么非娶你不可？”玄琰的眼中闪过一丝戏谑，说道，“因为你很美，摆在身边赏心悦目；因为你会武功，可以保护我；因为我现在病了，或许娶了你可以冲喜，我的病很快就会好了。”

一口气说完后，他故意当着冷芙衣的面一阵猛咳，那苍白的脸色让他的“病情”更具有说服力。

冷芙衣瞪着他，简直不敢相信他刚才说了什么！

他贵为皇子，竟然要一个女人来保护？而因为他生了病，所以想借着娶妻来冲喜？亏他说得出这番话，简直没出息到了极点！

“你真要娶我，不怕哪天一觉睡醒，发现自己遍体鳞伤？”她咬牙切齿地撂下威胁，希

希望能让他打消娶她的念头。

“呃，我个人是偏好温柔一点的，当然，如果你偶尔想要尝试激烈一点的方式，我也会尽量配合。”玄琰的薄唇一勾，眼神暧昧地朝她眨了眨。

温柔？激烈？冷芙衣怔了半晌，才终于意会过来，粉嫩的双颊在瞬间浮现两抹又窘又恼的红晕。

这混账，竟然故意将她的话曲解成男女间的床第之事，太可恶了！

冷芙衣冲动得想出手教训他，却刚好有人在这个时候进入寝宫，她只好硬生生地按捺住濒临失控的怒气。

来的人是池孟桓，他捧着一碗药汤走了进来。

照理说，他身为玄琰的贴身侍卫，根本不必做端药这种工作，不过他却乐意得很，因为他很好奇，原本对芙衣郡主一点兴趣也没有的

主子，这会儿怎么会突然宣称要娶她，还特地为她涂白了脸装病。

“主子，您的药已经煎好了。”

玄琰的唇边悄悄扬起一丝笑意，以央求的语气对一旁的冷芙衣说道：“芙衣，你来喂我喝药好吗？”

什么？要她服侍他喝药？冷芙衣的美眸几乎快喷出火来，这男人简直就是得寸进尺！

她虽然很想夺过那碗汤药，直接朝玄琰的脑袋砸去，但是碍于一旁还有其他人在场，只好咬牙隐忍了下来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缓和了胸中的怒气后，才勉强挤出一抹笑容。

“能够服侍四皇子，这是芙衣的荣幸。”她心口不一地说着，美丽的眼眸掠过一丝狡黠的光芒。

要她喂他喝药是吧？好！他可千万别后悔！

她接过了池孟桓手中的汤药，缓缓走近床边，打算将整碗汤药“喂”到他的身上。

玄琰的心里暗暗一笑，他岂会不知道她的心里在打什么主意？

他看着她慢慢走近，就在她正打算要“失手”打翻汤药之际，他迅速地出手，假装要去接那碗汤药，结果不但“不慎”将它摔碎在床下，还“不小心”拉到了冷芙衣的手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冷芙衣措手不及，她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，接着整个人就已跌仆在玄琰的身上。

她的脸蛋恰恰埋入他的怀中，一股男性的气息顿时包围住她，令她蓦然感到一阵眩惑。

她突然发现，他似乎不如想象中的瘦弱，胸膛还挺宽阔厚实的……等等！她这是在干什么？竟然偎在他的怀里，评论起他的胸膛？

她一定是摔晕头了，才会有这么不正常的反应！

冷芙衣又羞又恼，急忙地撑起身子想离开，但却因为动作太过仓促，整个人重心不稳地朝床下摔去。

“小心！”玄琰一惊，床底下布满了瓷碗的碎片与热烫的药汁，要是她真的摔下去，非受伤不可。

他及时伸手拉住了冷芙衣，而她也借力使力地稳住自己的身子，一阵急乱中，两个人再度跌回床榻，而这一回，情况恰恰和刚才相反——

刚才是她枕在他的怀中，现在则是他的脸埋在她的胸前！

冷芙衣惊愕过度，一时之间竟忘了该推开他，只能敏感地感觉到他灼热的气息几乎快穿透她身上的衣料，直接烙上她的肌肤。

就在冷芙衣僵直了身子无法反应之时，埋在她双峰之间的玄琰，心神也是为之一荡。

一股少女的幽香萦绕鼻端，令他心荡神

摇，而衣物下的丰盈，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柔软，他不禁想象，倘若没有层层衣物的阻隔……

“你还不快起来？”冷芙衣羞忿的娇叱声，打断了玄琰脑中的绮思。

他抬起头来，而她也正好不耐地试图起身推开他，两人的唇片有一瞬间的贴合，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时间，但那温软的触感却是如此的强烈。

冷芙衣如遭雷击似的地僵住了，她不敢置信地捂着自己的唇，接二连三的“意外”，严重打击了她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要回去了。”像是落荒而逃般，冷芙衣跳下床，只想尽速离开这个地方。

直到她走远，从头到尾目睹一切的池孟桓，终于忍不住低笑出声。

他在一旁看得很清楚，知道一开始玄琰是

故意让她跌仆在自己身上，但是后来的两次就真的是意外，而那意外可真是精采绝伦、香艳无比，虽然明知道非礼勿视，但他却忍不住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。

“笑够了吧！还不快找人来把这里清理干净！”玄琰虽是瞪了池孟桓一眼，俊脸上却没有半丝愠意。

回想起那柔软的身子和甜蜜的唇瓣，他的眸光炽热，再一次的肯定——

他要定了这个美丽又独特的小女人！

3

同样是幽静的夜晚，同样是在莹洁的月光下练剑，然而冷芙衣的心情却和前些天大不相同。

她的招式有些凌乱，她的气息有些急促，整个思绪更是纷乱不已。

自她从玄琰的寝宫“逃”回王府之后，她一整天的心情完全无法平静，一股又气又羞的情绪梗塞在胸中，无处宣泄，几乎快闷坏了她。

尤其当她看见爹娘谈论着她和玄琰的婚事，一副喜上眉梢的模样，她脸上硬挤出来的温婉浅笑更是差点扭曲变形。

“玄琰”这两个字，不断地在她的耳边缭绕，她每听到一次，就不由得想起在他寝宫里接二连三发生的意外。

“可恶！”冷芙衣气恼地低咒。

她试图挥去脑中那些“不堪回首”的画面，但却始终徒劳无功。更气人的是，她愈想忘记，脑中的画面就像是故意要跟她作对似的愈加清晰。

一回想起她害人不成反而跌在玄琰身上，

还被他宽阔的胸膛和灼热的气息扰乱了心绪，她的心就莫名狂跳不止。

好不容易挥开那个恼人的画面，却又不由得回想起他的脸埋在她双峰之间的情景，她的脑中“轰”的一声，白皙的双颊顿时染上了一层绯红，整个胸口更像是被火烧烙一般又热又烫。

她努力要忘记那时的情景，偏又想起了那个蜻蜓点水般的四唇相贴！她从未沾染过任何男人气息的唇，竟这样莫名其妙被玄琰轻薄了去！

可恶！为什么偏偏是他，那个她打从心底瞧不起的男人！

她咬牙切齿地挥舞手中长剑，狠狠地朝前方一刺，想象着剑刃穿透玄琰胸膛的画面，她的心中终于感到一丝复仇的快意。

如果可能，她真想将此刻幻想的“复仇行动”付诸行动，杀了那个连番轻薄她的男人！

但是，玄琰贵为皇子，要是真的杀了他，只怕不光是她，就连她爹娘，以及整个王府的人都得跟着陪葬。

到底她该怎么办才好？看这情形，玄琰是真的打算娶她，就算她撂下狠话威胁，似乎也没有半点作用。

真是的，那个懦弱无主见的男人，为什么偏偏在娶她为妻这件事情上，这么的坚持？

“可恶！”冷芙衣低咒一声，愈想愈烦心，索性不练剑了。

她坐在荷花池畔的亭子里，苦苦思索着对策。

无论如何，她绝对不要嫁给玄琰，但要是等到皇上下旨赐婚，事情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

届时皇命一下，她若是大胆违抗，下场不单只有她一个人遭殃，甚至还会祸及全家！

虽然她和爹娘之间的感情有些生疏，但毕

竟是骨肉至亲，她怎能因为一己之私，连累了他们和其他无辜的人呢？

“该怎么办呢？”她蹙着眉头，心烦至极。

她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够既不嫁给玄琰，又不会连累了家人？

时间紧迫，她必须快点想出法子才行，要不然等到皇上真的赐婚，一切就来不及了！



天色未明，曙光未现，整座王府里除了冷芙衣和她的贴身侍女妙儿之外，其他的人都还熟睡着。

在仔仔细细地嘱咐过后，冷芙衣换上了一袭寻常百姓的衣裳，悄悄溜出王府。

一直等到早膳时刻，妙儿依照冷芙衣的计划行事，慌慌张张地闯进王爷的房里，禀告郡主失踪的消息。

这件事情立刻引起轩然大波，由于事关重大，冷德劭立刻前去禀告玄琰，希望能借助他

的力量，帮忙找回冷芙衣。

“芙衣郡主失踪了？”玄琰有丝讶异。

“是啊！”冷德劭满脸的忧心。

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庭园角落一株枝叶繁密的树上，攀着一个娇小的人影，正是“失踪”了的冷芙衣！

看着爹忧心忡忡的模样，她的心里不禁感到愧疚，可是她除了暂时离家出走之外，已想不出其他的方法可以阻止她和玄琰的婚事了。

她勉强压下愧疚的心情，望向玄琰，本来是怀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心情，想看看他知道她失踪之后的脸色，但是当她的目光一落在他身上，她忽然一怔。

奇怪？今天的玄琰似乎不像先前那么苍白病弱，看起来还挺高大的？

这个疑惑只在冷芙衣的心中一闪而过，随即便被她不以为意地抛诸脑后，直觉地认为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“错觉”，只是因为距离

太远，看不真切所造成的。

然而事实上，由于事出突然，玄琰来不及做好完整的伪装，脸上的“白粉”涂得略微草率，要不是冷德劭因为女儿的失踪而心绪大乱，必能发现其中的蹊跷。
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今天一早，芙衣的贴身侍女发现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玄琰低着头，像是在思忖些什么，半晌后，忽然抬起头来，视线恰巧落在冷芙衣的藏身之处。

冷芙衣吓了一跳，差点当场失足跌下树去。

他发现她了？不会吧？

她惊疑不定地朝枝叶更繁密的地方躲去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玄琰的反应。

眼看他很快收回了视线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，她在松了一口气之余，不禁笑自己想

得太多了。

玄琰既文弱又无能，说不定武功比她还差，怎么可能会发现她的踪影？

“郡主会不会是被‘山魃’掳走了？”玄琰忽然说道。

“山魃？那个大名鼎鼎的盗匪首领？”冷德劭立刻变了脸色。

咦？冷芙衣又是一怔，在玄琰刚才提到“山魃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是不是闪过一丝诡谲的笑意？

冷芙衣轻蹙着眉心，告诉自己别太多心，眼看他们短时间内不会结束谈话，她便决定不再逗留，要开始她四处游历闯荡的生活。

就在她的身影利落轻巧地翻身离开时，玄琰的黑眸再度朝那儿投去一瞥，眼底有着隐隐的笑意。

不论她溜到哪儿去，她最终还是要留在他身边一辈子的！



晌午时分，悦欣客栈的生意极佳，一二楼几乎都坐满了人。

冷芙衣坐在二楼靠窗的桌边，不大不小的方桌上，搁着一壶茶、一盘点心。

她啜了口茶，凭窗望着楼下熙来攘往的路人，一种自由快意的感觉，让她的红唇始终愉悦地扬着。

虽然这粗茶比不上王府里的龙井甘醇芬芳，这点心更是不如府里厨娘做的桂花糕色香味俱全，但是她却一点也不在意。

一直以来，她就想要不受拘束的四处闯荡，现在终于得偿所愿，教她怎能不满心欢喜？

虽然她知道自己这么做，会让爹娘感到担心，但是她真的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。她一点也不想嫁给玄琰，不想让自己一辈子的幸福，葬送在那个懦弱男人的手里！

等她在外头闯荡一段时日后，她会回去的，相信到时候玄琰也已经对她死了心，说不定早已另娶他人，那她的危机就彻底解除了。

冷芙衣愈想心情愈好，眼角眉梢都染上了愉悦的笑意，那美丽的笑颜，吸引了二楼所有人的眼光。

她虽然穿着一身粗布衣裳，但是一点也无损于她的美貌，那清丽的容颜和自然流露出的高贵气质，让人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注在她的身上。

冷芙衣不是没有察觉自己已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但是身为一名郡主，她早就习惯了旁人的目光，因此她仍泰然自若地喝茶，愉悦自在地望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路人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人影忽然靠了过来。

“姑娘，一个人？”其中一个男人开口。

冷芙衣转头一看，就见眼前有两个男人，一高瘦一矮胖，但脸上的神情同样都令她感到

不舒服。

她面无表情地别开脸，继续喝着茶，丝毫不想搭理他们。

“姑娘，怎么不说话？”高瘦的男人又问。

“就是啊？姑娘是一个人吗？”矮胖的男人再度靠近一步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她美丽的侧脸。

啧啧，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细致白皙的肌肤，仿佛吹弹可破，真想伸手摸上一把。

这两人锲而不舍的骚扰令冷芙衣烦不胜烦，忍不住动了气。

“你们瞎了眼啊？这一桌当然只有我一个人，这么明显的事情，还需要多问吗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两个男人当场愣住，没想到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，竟然有着这么骄恣的脾气，当着众人的面被一名小女子奚落，两个男人都觉得颜面挂不住。

冷芙衣不悦地横了他们一眼，原本的好心情全被破坏殆尽，再没有兴致在这里继续坐下去了。

她掏出银两丢在桌上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那两个男人先是看上她的美貌，现在又见她出手大方，两人互望一眼，眼底有着相同的歹意。

他们移动步伐，挡住了楼梯口，不让冷芙衣下楼去。

“姑娘，等等！”

“有事？”冷芙衣不耐地蹙起眉心。

“嘿嘿，是这样的。”高瘦的男人涎着笑，说道。“我看姑娘是从外地来的，又是一个人，不如由我们兄弟俩带你四处逛逛，你说这样可好？”

“就是啊！就让我们尽一下地主之谊吧！”矮胖的男人热络地附和。

“不需要！”冷芙衣冷冷地拒绝。

看这两个人獐头鼠目、神情猥琐，恐怕就连三岁小孩也知道他们绝非善类，她又不是笨蛋，怎么可能傻得跟他们走？

遭她当众拒绝，两个男人有些下不了台，原本刻意堆出的笑脸当场僵住，为了出一口气，他们决定就算不择手段也要将她带走。

“姑娘别跟咱们客气，只管跟咱们走就是了。”

“没错，你就乖乖跟咱们走吧！”

矮胖的男人冲上前去要抓她，冷芙衣一个闪身，轻易地避开了，反倒是那男人一时煞不住步子，整个人差点一头撞上一旁的柱子。

“你们要是识相，就乖乖让路，要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冷芙衣沉下了脸色，被他们纠缠得烦不胜烦。

若不是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，她早就动手教训这两个惹人厌的男人了！

矮胖的男人刚才扑空，早已满肚子气，加

上敏感地察觉到客栈里的其他人都在暗地里嘲笑他，若是现在他又因为一名小女子的威胁而打退堂鼓，那岂不是成为大家眼中的笑话？

“不客气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对我们不客气？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两个大男人，要是摆不平一名弱女子，教他们的面子往哪儿摆？

今天不管说什么，他们都要将她带走！

冷芙衣的眼底泛起一丝冷笑，刚才那矮胖男人一出手想抓她，她立刻就知道他们只是光凭着一身蛮力逞凶斗狠罢了，根本没有武术的根基。

像这样的角色，就算多来几个也不是她的对手！

果然，不出十招，她就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高瘦的男人两眼瘀肿，矮胖的男人鼻梁歪了，两个人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。

冷芙衣昂着下巴，傲然睥睨着他们。

“怎么样？现在还想拦住我，要我跟你们走吗？”

“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姑奶奶请慢走！”两个男人迭声告饶，既然颜面已经彻底丢尽，他们已不想再受更多的皮肉痛了。

冷芙衣冷哼一声，正要拂袖离去，一股奇异的感觉却令她突然顿住步伐。

她蓦然回首，疑惑的目光环顾四周，眉心困惑地轻轻蹙起。

是错觉吗？刚才有那么一瞬间，她似乎感受到有一道视线落在她的身上，那目光强烈得令人难以忽视。

可是，当她一回过头，那种被注视的奇异感受却又蓦然消失，也许是她太多心了吧！

她最后一次环顾周遭，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人之后，便不再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转身下了楼。

4

向晚时分，天际染上一层美丽的霞红。

冷芙衣正想趁着天黑之前，赶到邻近的城里去投宿，没想到却在半途遇见了中午在客栈教训过的那一高一矮的两个男人。

她不悦地沉下了脸色，一点也不希望为了这两个男人，而耽搁了她投宿客栈的时间。

“你们又来做什么？今天还得不够教训吗？”

“废话少说，这一回你是绝对跑不掉的！”高瘦的男人用那一双瘀肿的眼睛瞪着她。

“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想拦住我？”

“哼，这一次咱们可是有备而来。”男人一脸的有恃无恐，回头喊道：“潘公子，咱们兄弟

说的女人就是她！”

冷芙衣一愣，直到这时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带了帮手。

那个被称呼为潘公子的年轻男子，在四名虎背熊腰的护卫簇拥下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。

一看见冷芙衣，他的眼睛立刻一亮，兴奋地上下打量着她，眼底有着明显的惊艳与垂涎。

“美！真美！”

冷芙衣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称赞而感到欣喜，那带着淫邪意味的目光，令她感到厌恶极了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她沉着脸问道。

看他那一身奢华的穿着，显然不是寻常百姓，而跟在他身边的四名男人，看起来都有武功底子，显然是他的护卫。

“你是外地来的，难怪不认识我，我是县

太爷的儿子潘维光，只要你跟着我，当我的小妾，包管你一生富贵荣华，享用不尽。”

县太爷的儿子？一生富贵荣华，享用不尽？

冷芙衣的红唇嘲讽地扬起，她若是贪图荣华富贵，直接嫁给四皇子玄琰不就好了，又何必离家出走呢？

“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地跟潘公子走。”高瘦的男人说道。

原本他们兄弟俩是垂涎她的美色，想要将她据为己有，怎奈打不过她，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去向潘维光通风报信，让潘维光多一名美丽的小妾，而他们则赚大一笔钱财。

“怎么样？现在就跟我走吧！我保证会好好地对你，让你每天吃好、穿好、用好的。”潘维光一副施恩者的语气。

“你妄想！”

冷芙衣板着脸叱喝一声，那自然散发出来

的威仪气势，令潘维光的心蓦然一阵畏缩。

一察觉自己竟被一名小女子的叱喝声给震慑住时，他才连忙挺起胸膛，维护自己的颜面。

“不管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今天我是非将你带走不可。”撂下话后，他朝一旁的护卫下令。“你们把她给我抓起来！”

四名护卫立刻走上前来，打算执行主子的命令。

“几个大男人围攻一名小女子，你这县太爷的儿子不怕人家笑话吗？”冷芙衣冷冷地讥讽，心里却暗叫不妙。

这几个男人不但生得虎背熊腰，而且显然练过武，她一个人恐怕没办法对付四个男人呀！

“哈哈，旁人只会恭喜我又得到一名如花似玉的小妾。”潘维光恬不知耻地笑道。

“要我当你的妾，下辈子都不可能！”冷芙

衣啐道。

潘维光脸上的笑容一僵，说道：“好嘴硬的女人，哼，等你成了我的人之后，还怕你不认命吗？你们还杵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快点将她给我抓起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几个男人一拥而上，打算动手抓人，但冷芙衣怎么可能乖乖就范，当场就和他们打了起来。

刚开始时，她还能勉强应付！但是毕竟以寡敌众太过吃力，过不了多久她就已感到筋疲力竭，几乎快招架不住了。

看出冷芙衣已渐渐露出疲态，潘维光得意地笑道：“你还是乖乖跟我走吧！我可舍不得你一身细皮嫩肉挂了彩。”

“你休想！”冷芙衣怒声叱喝。

要她委身于这个男人，倒不如一剑杀了她！

她知道自己恐怕再撑不了多久，惟今之计，也只有擒贼先擒王，只要她逮住潘维光，还怕这几个男人不停手吗？

打定主意后，冷芙衣便勉力突破四名护卫的包围，朝一旁的潘维光攻去。

她原本是可以得手的，但是就在她逮住潘维光的前一刻，忽然敏锐地感觉到先前在客栈时的那道灼热目光又再度出现了。

由于一个闪神，使得她错失了制住潘维光的惟一机会，也使得她避不开护卫的攻击，一连中了两掌。

那伤势虽然不算重，但是刚才以寡敌众，她早已筋疲力尽，现在又受了伤，令她再也支撑不住地昏了过去。

然而，就在冷芙衣昏迷倒地的同时，那四名护卫竟也接连发出惨叫声，一个个倒地不起。

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令潘维光和一旁的两个

男人当场傻眼，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惊愕过后，他们才发现原来这四名护卫是遭到了暗算，而凶器竟只是随手摘来的叶片，可见出手之人的功力之深！

“什什什……什么人？”潘维光惊恐地四处张望，深怕下一个被暗算的人会是自己。

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阴暗处缓缓走出来，夕阳余晖在他身上镀上一层炫目的金光，潘维光还没看清楚来人的模样！就先被对方的气势给吓坏了。

少了四名护卫的保护，对方又是一个武功莫测高深的人，为了保住性命！潘维光已顾不得要维护县太爷之子的尊严，更顾不得要带走冷芙衣，当场仓皇地转身逃跑。

一看潘维光都已经溜了，另外那一高一矮的男人自然也跟着脚底抹油，逃之夭夭了。

看着他们惊惧地逃跑，玄琰并没有去追，他走到冷芙衣身边，看着她昏迷的模样，他不

禁轻叹口气。

“唉，个性还是这么倔，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”

他将她打横抱起，临去前，黑眸朝那几个男人逃窜的方向投去一瞥，眸光冷冽而严峻。

县太爷的儿子是吧？这笔账，他记下了，日后他绝对会加倍讨回来！



距离京城东北方的近郊，有一座地势险峻的高山。

此刻，皎洁的月色轻洒在山头，映在伫立于石亭旁的玄琰身上。

他穿着一袭简单的黑袍，浓密的黑发在夜风中不羁地飞扬，少了华丽的衣着与束发额饰，少了皇宫中繁文缛节的拘束，他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般，眉宇之间有着掩不住的意气风发。

也惟有在皇宫之外，卸下“四皇子”这个

尊贵身份的拘束，他才能够像现在这般自在。

想起被他带回山上的小女人，他的俊脸浮现一抹笑意。

打从一开始，他就发现了躲在树梢看好戏的她，匆匆将冷德劭打发走之后，他就换下了一身华丽的衣着装扮，一路尾随着她。

悦欣客栈二楼的冲突与打斗，他很清楚以她的能力可以轻易的应付，所以并没有插手。

至于后来潘维光的手下围攻她，他虽然很想现身保护她，虽然不舍得让她受半点伤，但还是勉强自己不立刻出手。

以她倔强又心高气傲的个性，如果不让她受一点挫折，磨掉一点锐气，只怕将来会因为她的冲动任性而遭遇更大的危险。

这一回，有他在旁边守着，所以不会有性命之忧，但是下一回呢？要是没有他在身边保护她，或许她就真的被潘维光带回去当妾了！

所以，他只好按捺着现身的冲动，先让她

受点挫折，得到一点小教训，才出手将她救回来。

她的伤势并不重，休息一夜之后，明天一早应该就会醒来，他可是很期待以自己的“真面目”来面对她。

他一点也不担心她会认出他就是那个令她厌恶至极的“四皇子”，因为她从不曾认真地正眼瞧过那个苍白病弱的“四皇子”，就算觉得有些眼熟，也绝对无法将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联想在一起。

毕竟，“山魃”和“四皇子”不论是衣着打扮、神情脸色，甚至是举手投足，都截然不同。

更何况，她绝对料想不到，堂堂的四皇子，和大名鼎鼎的盗匪首领“山魃”会是同一个人。

自从他打定主意绝不卷入兄弟间的皇位争夺战之后，除非父皇、母后召见，否则他从不

主动进宫，更时常借口身体不适地待在寝宫里，谁也不见，而这也就是他卸下“四皇子”的身份，以“山魈”的面貌现身的时候。

“山魈”虽然是众人口中的盗匪首领，但他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的胡乱行抢，而是专挑一些贪官污吏下手，将那些抢来的金银财宝，全数拿去接济一些贫困病苦的百姓们。

这样的生活，对他来说更自在、更快意，也才是他真正想要过的。

而现在，除了拥有这样不受拘束的生活之外，他还将拥有一个美丽又特别的女人——冷芙衣。



清晨，薄雾笼罩住整个山头。

一阵凉意将冷芙衣从睡梦中扰醒，浓密的眼睫煽动了几下后，缓缓地睁开，眼前陌生的景象，令她惶恫的眼眸浮现一抹困惑。

这是哪儿？是哪间客栈吗？

不，从房里的陈设来看，这里绝非是客栈，那么，她到底在哪里？

冷芙衣怔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忽然想起先前和那些男人打斗的事，她的心蓦然一惊，残存的睡意顿时消散无踪。

她惊慌地瞪大眼眸，第一个反应是伸手揪住自己的衣襟。

发现身上的衣裳安在，并且没有遭到任何的撕扯，她才暂时松了一口气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仿佛在嘲笑她的举动。

她警戒地转头一看，就见一名男子伫立在窗边，那高大的身躯闲适地倚靠着墙，而那双墨黑的眼眸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

看他那个样子，似乎已在房里伫立多时，一想到自己昏睡的时候，这男人就站在一旁看着，冷芙衣的心里便觉得不舒坦极了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她防备地问道。

这男人看起来不像是潘维光的手下，他到底是谁？

冷芙衣眯起眼睛，谨慎地打量他，忽然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令她不由得怔了怔。

怪了？她应该不曾见过这个男人，但是那身材、那轮廓，为什么让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

她困惑地轻蹙眉心，在记忆中翻了又找，却寻不到相同的身影，难道是她的错觉吗？

“打量够了吗？对我还满意吧？”玄琰戏谑地调侃。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！”冷芙衣娇叱，脸上不知为何蓦然飞上两抹红晕。

不可否认的，眼前这个男人的确出色，不但身形高大挺拔，神色更是意气飞扬，即使只是站在那儿不动，仍旧有着强烈的存在感，让人无法忽视，比起那个苍白文弱的玄琰要像个男人多了！

咦——

冷芙衣蓦然一怔，隐隐觉得似乎哪里不大对劲，但是那个意念只在她的脑中一闪而过，还没来得及捕捉就消散无踪。

玄琰望着她带点困惑的神情，薄唇勾出一抹笑。

她果然认不出他来，很显然她根本就没有用正眼看过那个经过伪装的“四皇子”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冷芙衣沉下了脸色，眼底的防备也愈来愈深了。

这男人脸上的笑容实在太过诡谲，仿佛有什么诡计正在秘密地进行，而她却被彻底蒙在鼓里。

“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可以叫我——‘山魃’。”他的黑眸带笑，静看着她的反应。

山魃？冷芙衣愣了愣，这个名字好熟悉，她似乎曾在哪儿听过……

蹙眉思忖了半晌后，她忽然惊诧地瞪大

眼。

“啊！你就是——”

他就是玄琰口中的“山魃”？事情怎么会如此凑巧，竟让玄琰一语成忤，她真的遇见了他！

“这儿究竟是哪里？”

“这里是我的‘山寨’，而你现在躺的，是我的床。”

嘎？他的床？！

冷芙衣的脸蓦然烧红，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竟一直躺在床上和他对话，这实在是太不成体统了！

她迅速跳下床，先前的几处瘀伤虽然还有隐约的疼痛，但已不碍事了。

玄琰笑看着她局促的反应，那雪白粉颊上的两抹红晕，令她更添几许娇柔的媚态。

“你……你看什么看？”冷芙衣红着脸轻斥。

他的目光灼热而强烈，令她的心跳莫名地加快，但却同时感到一丝奇异的感受，这种被注视的感觉有点熟悉……

“啊！”她低呼一声，忽然想起来了！

那时在悦欣客栈二楼，还有潘维光的护卫攻击她的时候，她都曾感受到这种强烈的目光。

会吗？那个在暗处注视着她的人，会是他吗？

“你从昨天中午，就一直跟着我？”她问。

“那是咱们有缘，刚好同路。”玄琰并不否认。

有缘？刚好？这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？冷芙衣才不相信！

她眯起眼瞪着他，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——

“这么说来，你打从一开始，就看见我被潘维光的护卫攻击？”

“我的确是刚好看见。”

“你——那你竟然……”冷芙衣气得连话都说不清楚。

他那时从头到尾站在一旁看着她被围攻，一直等到她昏迷了才出手相救，他究竟安什么心？

玄琰笑看着她发怒的娇容，说道：“我可是用心良苦，让你明白江湖险恶，不是你原本想象的那么单纯美好。”

他当然也不舍得她受伤，只是她的个性太过骄恣、太过倔强，不让她受一点挫折，将来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

“我本来的确是不知道什么叫做‘江湖险恶’，不过，现在遇到你，我就全都明白了。”

冷芙衣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随即沉着脸朝房门口走去。

“等等，你要上哪儿去？”玄琰的身形一晃，迅速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“当然是离开这里，这还用问吗？”

“你打算回王府去？”

冷芙衣的心猛然一惊，防备地盯着他。

“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了，你不就是芙衣郡主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冷芙衣诧异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不可能呀！他是怎么知道的？

她穿着一身寻常百姓的衣服，身上又没有携带任何王府里的东西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？

玄琰并没有对此多做解释，只狂傲地说道：“你是我的女人，你的一切，我当然全都知道。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谁是你的女人？！”冷芙衣气急地叱喝。

“不就是你吗？我从那些人的手中救回了你，你不是该以身相许？既然如此，你不就是

我的所有物了吗？’玄琰的眼底掠过一丝笑意，很清楚这么说会轻易挑起她的脾气。

所有物？冷芙衣的眉心一皱，向来心高气傲的她，哪能忍受他这种狂妄自大的说法？

更何况，他故意等她昏迷之后，才出手将她带回这里，这算哪门子的救命恩人？说不定他这么做别有居心！

她的美眸燃起不服输的火焰，精巧的下巴傲然地昂起。

“我就偏要离开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”

“你出不去的。”

他那仿佛在陈述事实似的笃定语气，惹恼了冷芙衣。

“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”

玄琰摇了摇头，叹息般地说道：“怎么？经过了昨天的事，你还是学不乖，个性还是这么倔？”

“我的个性如何，不需要你多管闲事！”冷

芙衣娇叱一声，打定主意要硬闯出去！

玄琰洞悉她的企图，先一步挡住了惟一的出入口，冷芙衣愠怒地出手，朝他的胸口一掌击去。

玄琰轻松地避开了她的攻击，虽然只守不攻，却还能同时堵住门口，让冷芙衣根本寻不出半丝空隙离开。

“你这样对待救命恩人，太不应该了吧！”

“哼，你打从一开始就在一旁袖手旁观，这算什么救命恩人？谁知道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真正的目的啊……”

玄琰的薄唇勾出一抹带点邪气的笑，高大的身躯忽然朝她扑去，在她的惊呼声中，搂着她倒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。

“你——你这是做什么？！”冷芙衣又惊又羞地怒斥。

他结实的身躯紧紧压在她的身上，肢体的

亲密接触，令她不由得想起那日在玄琰寝宫的种种情景。

她的心蓦然感到一阵慌乱，她可不想再发生类似的“意外事件”！

“放开我！”

她羞忿地捶打他，试图推开他，但是她的双手很快就被他钳握住，即使她拼命想挣脱，但一个女人的力气哪里敌得过一个男人？

“你不是想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呢？”玄琰轻易地制伏了她的挣扎，黑瞳紧紧地锁住她的眼眸。

他那过分灼热的目光，令冷芙衣直觉地认为她最好不要知道，但是在他那双深邃黑眸的注视下，她仿佛受到了蛊惑，情不自禁地开口问了。

“你……要什么？”

“我要的是——你。”

“我？！”冷芙衣的心蓦然失速狂跳，

“你……你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？”他的俊颜更加俯向她，让她清楚地看见他眼底的认真。

不，一点也不像，这才更令冷芙衣心惊。

她的唇瓣轻启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半个字，她的嘴就突然被他霸道地堵住——以他的唇！

炽烈如焰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，她的脑中“轰”地一声，除了震惊得无法反应之外，根本无法正常思考了。

这个吻，不像先前在玄琰寝宫里那个蜻蜓点水般意外的吻，而是货真价实的、男人对女人的亲吻！

冷芙衣又惊又慌，企图别开脸摆脱他唇舌的纠缠，然而他却腾出一手捏住她的下巴，不让她有机会闪躲逃避。

他火热的舌，放肆地描绘着她的唇瓣，并企图探入其中，撷取她唇间的甜蜜芬芳。

冷芙衣羞忿地张口想咬他，他却洞悉了她的意图，不但避开了她的攻击，甚至还乘隙探入她的唇齿之间，恣意与她柔嫩的舌尖交缠。

在他火热的吮吻下，冷芙衣只觉得思绪愈来愈迷乱，她的心跳愈来愈快，仿佛快蹦出胸口，一股陌生的热潮，也在她的体内激越地奔窜。

所有抗拒的念头，在他的撩拨之下不知何时已化为乌有，整个人晕晕然的，陷入一种微醺而无法自拔的感觉里。

不知不觉中，她开始回应起他的亲吻，两人的舌瓣交缠不休，像是另一场争战的开始……

她的回应，让两人之间的激情加温，晨间的空气虽然微凉，但他们却仿佛感觉到有把炽烈的火焰在体内延烧。

玄琰的吻，从她甜蜜的红唇，缓缓下移至她细白的颈子，她身上散发出的淡淡幽香，令

他心神一荡，火热的欲望迅速地窜升。

他很清楚，以她此刻的意乱情迷，绝对不会抗拒他的占有，但是他的心里更加明白，以她性烈如火的个性，若是他在这个时候要了她，她事后怕不天天提着剑追杀他！

他虽然要定了她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至少在她的心向着他之前，他还不会摘下这朵美丽又带刺的花儿。

他咬牙压抑欲火，费尽了所有的自制力，才勉强让自己中途收手。

“如果你不想要，就别反应得这么热情。”他的嗓音因为欲望而显得格外低沉沙哑。

这短短的两句话，如同一道雷电，猛然劈开冷芙衣所有意乱情迷的感受。她狠狠地倒抽口气，震惊、愤怒、羞愧的情绪倏然涌上心头。

这个可恶的男人，不但占了她的便宜，竟然还有脸说出这番话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

她气得想掐死他，怎奈身子仍被他牢牢制住，压根儿无法动弹，只能愤恨地以目光砍杀他。

玄琰凝望着她因气忿而酡红的娇容，想吻她的欲望再度蠢蠢欲动，但是他很清楚若是再次品尝她的甜美，只怕欲望之火真要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
在情况彻底失控之前，他松开她，翻身下了床。

“等会儿我会让人送早膳来，你就先在这里待着吧！”

要她乖乖待在这儿？想都别想！冷芙衣在心底轻哼，她一定会想尽办法离开这里的。

玄琰轻易看穿了她的心思，笑道：“你离不开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”

冷芙衣虽然不服气，但是他那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让她知道他所言不假。

可是……难道她真要被困在这儿无法脱

身？可恶！他到底想干吗？

我要的是——你。

他霸气的宣告回荡在脑海中，彻底扰乱了冷芙衣的心，回想起刚才他对她的放肆侵略，她的身子更是不由得再度发烫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她会有这样奇怪的反应？

“我一定是疯了！”再不然，就是伤到了脑袋，让她的思绪变得不正常了！要不，她怎么可能会因为他狂妄的宣告而乱了心弦？怎么会觉得他的吻炽热而销魂……

5

夜深人静，一轮明月散发着皎洁的光芒，黑纱般的天幕上，缀着点点灿亮的星光。

在这样美丽的月夜里，一道人影悄悄自房

中闪身而出，那抹娇小的身影正是冷芙衣。

她那双美丽的眸子环顾四周，眼底除了谨慎与戒备之外，还闪烁着不服输的光芒。

哼！那山魃说她逃不出去，她就偏要逃出去给他看！

她放轻脚步走出房间，正打算要穿越庭院，却赫然发现庭院里竟有个人影。

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

她屏气凝神地定睛一看，那抹在月光下练武的身影，不正是山魃吗？

他那宛如蛟龙般灵活利落的身手，令冷芙衣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

月光柔柔地洒落在他身上，那莹白皎洁的光辉，令原本挺拔狂傲的他，更添了几分慑人心神的凜然气势。

此刻的他，一点也不像个粗野霸道的盗匪，反倒像个尊贵傲然的月神，威风凜凜，伟岸不凡。

冷芙衣怔怔地望着他，几乎忘了他的身份，她的目光像被磁石牢牢吸住了一般，无法从眼前那抹身影移开，心底深处隐隐有根情弦被拨动了……

她就算再怎么倔强任性，总还是个正值豆蔻芳华的女子，自然也曾在一个人的时候，悄悄地想象过自己未来夫婿的模样。

在她脑中勾勒出的完美形象，她未来的夫婿该是俊挺伟岸的，该是身手不凡的，更该是气势凛然的。

而那原本只存在于脑海中的形象，如今竟然真实了起来，和眼前这个男人的身影叠合！

但是……不对呀！不该是这样的！

他是个盗匪，做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，而且他的个性狂妄，霸道地限制她的行动，这样一个恶劣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是令她心动的对象？

冷芙衣蹙起眉心，甩开脑中莫名其妙的恼

人思绪，正打算要进行她的开溜大计时，眼前忽然人影一闪，那个高大的身影转眼间就已矗立在眼前。

“看够了吗？”玄琰似笑非笑地望着她。

早在她走出房间，待在一旁看他练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发现她的存在了。

冷芙衣的俏脸蓦然一热，有种做坏事被逮个正着的心虚感，但却嘴硬地不肯承认。

“少臭美了，我才没有在看你！”

“是吗？那你到底在看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赏月，不可以吗？”

玄琰低低一笑：“芙衣，你真是太不诚实了，你原本是打算趁夜悄悄离开这里的吧！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既然计划已被识破，冷芙衣也不再隐瞒了。

玄琰的笑意加深，说道：“不怎么样，只是我早说过，你不会成功的。”

他脸上那抹自信的笑容，令冷芙衣的心跳

莫名地加速，而那扬起的薄唇，更让她蓦然想起先前的那个吻，粉脸上的红晕顿时更深了。

可恶！她是疯了不成？冷芙衣暗暗地责骂自己。

就算他的武功再高强，就算他的笑容再迷人，就算他的吻再炽热，都改变不了他是个盗匪的事实，她怎么能对这样一个男人动心呢？

一定是今夜的月光太美，美得太不真实了，所以才会让她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“幻觉”，一定是这样的！

“哼！这次失败，不代表我下次不会成功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撂下话后，冷芙衣转身回房去，不再多看他一眼，就怕会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月夜里，莫名其妙失落了一颗芳心。



她被困在山上已经五天了！

这五天以来，她不是不曾试图逃脱，事实

上，她已经试了不下十次，结果却全都失败！

每一次在她几乎快成功的时候，那个可恶的男人总会在最后关头现身！将她逮回来。

几次下来，她不禁要怀疑他是不是躲在暗处，窥看她的一举一动？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刚好，每一次她都功败垂成，只差一点点就成功。

就算她再怎么不服气，经过接二连三的打击，对于逃脱这件事情也有些意兴阑珊了。

可恶！这一定就是那个臭男人的目的，他简直就是恶劣透顶！

冷芙衣一边在心里诅咒着他，一边怀着满肚子怨气，漫无目的地在山寨里头乱晃。

山顶微凉的空气让她的怒焰降温了些，理智稍微恢复后，她立刻细心地发现一个异于往常的现象，山寨里的人，比平日少了一半以上，那些人全都上哪儿去了？

那个可恶的土匪头子不在，并不特别奇

怪，但是原本留守在山寨里的人也不见踪影，这就似乎另有蹊跷了。

她按捺着满心的疑惑，不动声色地在水寨里仔仔细细地晃过一圈，再次确定大多数的人的确都不在，只剩下不到十个人留守。

这情况实在是太不寻常了，他们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该不会去打劫了吧？

冷芙衣愈想愈觉得有可能，既然他们是盗匪，如果不是结伙去打劫，怎么会全都跑光了呢？

“太好了！”她的眼睛一亮，闪烁着欣喜的光芒。

如果他们真的去行抢，那就是她离开的大好机会，如果她不好好的把握，那她就太傻了！

一直跟在她身后的丫环听见了她的喃喃自语，上前问道：“小姐，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冷芙衣连忙收敛脸上太过欣喜的神色，摇

了摇头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走累了，想回房去休息。”

开什么玩笑！这丫环虽然伶俐友善、对她恭敬有礼，但再怎么说是那个土匪头子的人，她才不会笨得泄漏自己的逃脱大计。

冷芙衣一边盘算着，一边走回房间，直到进了房，她才转过身，满怀歉意地望着身后的丫环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诚心诚意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丫环困惑不解，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突然向自己道歉。

“因为——”

冷芙衣的话还没说完，忽然迅速地出手，那名丫环在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什么事之时，就已被打昏了。

她这一击虽然没有用上十足的力道，但也足够让这名丫环至少昏睡半个时辰以上。

她将昏迷不醒的丫环扶到床榻躺下，满怀歉意地叹了口气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”

如果可以选择，她也不想伤害这个无辜的丫环，可是如果不这么做，要是这丫环跑去通风报信，她就溜不掉了。

这一回，可是难得的逃脱机会，她可不想错过！

压下心底的愧疚之后，冷芙衣把握时间，立刻展开她的逃脱大计。

在先前几次的逃脱中，除了“山魑”之外，她从没有被任何人逮到过，而这一次留守的人更少，她自然很轻易地就从山寨溜了出来。

“太好了！”这一次，她一定能成功的！

冷芙衣扬着胜利的笑容！一路踏着愉快的步伐下山。

然而，就在她快要抵达山脚的时候，突然

停下脚步，警觉地四处张望。

“奇怪？”是她听错了吗？怎么好像隐约听见了打斗的声音？

冷芙衣疑惑地蹙着眉心，专注地侧耳聆听，果然听见了吆喝打斗的声音！

“不会这么巧吧？”她惊诧地低呼。

依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来看……她该不会刚好撞见“山魃”在行抢吧？

她小心翼翼地以高大的林木做掩护，悄悄地上前察看，果然发现有一批蒙面的男人正在行抢。

她的目光迅速在众人之中搜寻，很快地落在其中一抹格外高大俊挺的身影上，即使脸上蒙着布巾，她依旧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。

只是……当那抹颀长的身影一映入眼帘，某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蓦然浮上她的心头。

她蹙紧眉心，隐约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，但却又始终寻不到问题的关键点。

困惑地思忖半晌，却仍没有答案后，她只好暂时挥开那种奇异的感觉，专心地观察着前方的动静。

她小心地躲藏着，原本打算等他们的行动结束后再离开，但是她看着、看着，一股怒气忍不住涌上胸口。

这些人不顾对方的苦苦求饶，强行掠夺财物，实在太过分了！

他们每个人都有手有脚、身强体壮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强抢财物？那些无端被掠夺的人是多么无辜！

满腹的怒气冲昏了她的理智，她冲动地决定要去制止他们的恶行！

然而，她才刚跨出一步，眼前忽然一闪，一抹熟悉的高大身影立刻纵身飞掠至她的面前。

还来不及反应过来，一双强壮的手臂已将她的身子牢牢镶嵌在那堵伟岸宽阔的胸膛中。

玄琰拉下蒙面的布巾，二话不说低头就给她一记喘不过气的热吻——先前每一次逮到企图开溜的她，他都会这么做。

冷芙衣的反应也像每一次一样，从原本的抗拒，到最后无力招架，甚至情不自禁地回吻他，直到整个人意乱情迷，他才终于松开她甜蜜的红唇。

冷芙衣在他的怀里急促地喘息，心底又羞又气，真恨自己的不争气！

她自己也感觉得出来，这几天下来，每当他强行掠夺她的吻时，她抗拒的时间愈来愈短，没多久就在他炽热的气息下彻底降服。

她不由得心惊地猜想，她的心该不会也被这个恶劣的盗匪掠夺了吧？

掠夺——这两个字一掠过脑海，冷芙衣立刻从意乱情迷之中回过神来，怒气冲冲地瞪着他。

“你们太过分了！怎么可以这样强取别人

的财物？

玄琰没有对他们的行为多做辩解，反而问道：“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？是无辜被你们这群盗匪掠夺财物的可怜人！”

“他们是县太爷的人。”

“嘎？”冷芙衣一愣。

县太爷？当初带了几名护卫，硬是想将她强掳回去当妾的那个男人，不正是县太爷的儿子吗？

他会选定县太爷的人下手，是为了替她出一口气吗？

这个疑问蓦然浮上冷芙衣的脑海，但是她却问不出口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强烈感觉撼动着她的心，让她的胸口隐隐发烫。

她咬了咬唇，压抑住心中的悸动，说道：“不管他们是谁的人，你们为了一己之私而强抢他人财物，不嫌太过分了吗？”

玄琰没有多解释什么，他转头望去，眼看县太爷的人全被打跑了，便拥着她走了出去。

其中一名蒙面盗匪走了过来，拉下蒙面的布巾，将刚掠夺而来的一箱财宝交到玄琰手中。

“主子，这是这次的战利品。”

冷芙衣的目光不经意地朝这男人瞥去，整个人忽然一愣，先前那种隐约的怪异感觉再度浮上心头。

真是奇怪，她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就连一名盗匪也觉得似曾相识？

可是，任凭她怎么回想，也不记得自己曾经在哪儿见过这个男人呀！

更何况，他是一名盗匪，平日都待在山寨里，她怎么可能曾经见过他呢？大概是她太多心了吧！

玄琰一直暗暗观察着她的反应，知道她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个男人，就是当初端汤药进他

寝宫的池孟桓，他的眼底不禁掠过一抹笑意。

看来她对那个苍白病弱的“四皇子”真的是厌恶到了极点，不但不曾正眼瞧过他，甚至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同样不屑一顾。

“很好，你们可以回山上去了。”他对其他男人们下令。

“是！”

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，冷芙衣迟疑了半晌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我们不回去吗？”

听她不自觉地说出“我们”、“回去”这样的字眼，玄琰的唇边扬起一抹满足的笑，看来她的心在不知不觉中，已渐渐向着他了。

“你不是指责我们不该为了一己之私而抢夺他人的财物吗？跟我来，你就会知道答案了。”他拥着冷芙衣，翻身跃上一旁的骏马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

“一个能够解开你疑惑的地方。”

冷芙衣轻蹙着眉，实在不明白他的葫芦里

在卖什么药。

这一路上，她陷在自己的思绪中，一点儿也没有察觉，自己正倚偎在他的怀中，那种被拥抱的感觉，是如此的舒服、如此的自然……

6

高大的骏马疾驰如飞，很快就绕过了半座山，顺着一条黄土小径，来到一个看似贫困破败的小村落。

望着眼前老旧简陋的屋舍，冷芙衣心中的疑惑不但没有解开，反而还愈来愈深了。

“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这村落看起来这么穷，他总不可能还来打劫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！那他就太丧尽天良了！

“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”玄琰搂着她下马，

帶她走进村庄里。

冷芙衣原本以为村民们见了他，会像惊弓之鸟般，吓得四下逃窜，但是没想到结果却恰恰相反！

村民们一见到他，每个人的脸上全堆满了友善的笑容，眼中充满了热情和感激，仿佛看见了头上顶着光环的大恩人似的。
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怎会将一个盗匪当成恩人？

正当冷芙衣困惑不解之际，玄琰已热络地和村民们打起招呼。

“赵大娘，你的腿伤好了吗？”

“托您的福，就快好了。”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连连道谢。

“小虎子，你爹的病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爹已经好多了。”一个七、八岁大的男孩咧开了大大的笑容。“爹还一直叮嘱我，叫我一定记得向您道谢。”

冷芙衣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底的诧异更深了。

为什么这些村民看起来好像和他很熟的样子，而且神情和语气中还对他充满了感激？难道他们不知道他是盗匪首领“山魃”吗？

心底的疑惑还没有得到解答，就见一名高瘦的中年男子快步走来。

一看见他，玄琰停下了脚步，微笑道：“村长，别来无恙？”

“托您的福，大家才有办法过活。”

“别客气，这不算什么。”玄琰说着，将那些劫来的财物全部交到村长的手中。“来，这些给你，请你妥善分配给村子里的每一个人，有病痛的、家里的米粮短缺的，千万不要疏漏了。”

村长没有矫情地推卸，满怀感激地收了下来。

“我要代替全村的村民谢谢您！要是没有

您时常的救济，只怕咱们村里的人不饿死，也要病死了！”

冷芙衣一怔，直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并不是单纯为了私欲而掠夺财物！而是在劫富济贫！

县太爷的儿子是那般的仗势欺人、目无王法，想必县太爷也不是个好东西，说不定平日光做些欺压百姓、搜括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，那么将他们的钱财劫来接济这些贫苦的村民，反而算是在做善事呢！

冷芙衣不由得深深望着身旁的男人，原本的愤怒早已消失，看着他的目光甚至多了几分钦佩。

像是感受到她的视线，玄琰转过头来，两人四目相望，虽然沉默无语，但都感受到某种情愫在彼此的眼波交流间传递、蔓延……

半晌后，玄琰打破沉默，戏谑地笑道：“怎么？你爱上我了？好吧！我就成全你的美梦，

娶你当压寨夫人好了。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冷芙衣的娇叱声中，不自觉地揉进了一丝甜意，就连眉目之间，也染上了些许娇柔。

望着她美丽的容颜，玄琰的胸口一热。

“芙衣。”他以充满魅惑的低沉嗓音唤她。

“干吗？”

发现他直呼她的闺名，冷芙衣的俏脸一热，那难得一见的娇羞神色，令玄琰的黑眸燃起两簇火苗。

他将她搂进怀里，低头就要给她一个炽狂的热吻。

“别……别这样……好多人在看……”

天哪！这男人难道没发现四周有好几双好奇的眼睛在看？她可不想当众和他拥吻，丢死人了！

玄琰低低一笑，说道：“这简单。”

他手臂一挥，将她娇小的身躯卷入他身上

的貂皮斗篷之中，挡住了众人好奇的目光。

这……这有什么差别？虽然有一层貂皮斗篷挡着，但是任谁都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“好事”！

冷芙衣正想开口抗议，他的唇却已热烈地覆下，轻启的唇瓣恰巧给了他长驱直入的机会。

在他狂野的吮吻之下，冷芙衣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很快的沉溺在他炽热的气息与怀抱之中。

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抗拒，甚至是根本无心抗拒，她索性抛开所有的顾忌，全心全意回应起他的吻，不去思考其他的问题……



午后，和煦的阳光使得山风也带着丝丝暖意。

冷芙衣在房里待得闷了，便走出来透透气，她乌黑的发丝在风中飞扬，心思也随之翻

飞，复杂难解的情绪萦绕在她的心底。

她不禁问自己，为什么愈来愈没有想离开这里的冲动，甚至已经适应了这儿的生活？

是因为她已经认命的知道，不论她再多试几次，最后关头还是会被逮回来，所以才提不起劲？抑或者是……她的心已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牵绊？

“唉……”

她轻叹了口气，理不清复杂的心绪，只知道自己的心早已不再像当初一样，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了。

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难道，她在不知不觉中已对他产生了眷恋？还是她被他炽热的拥抱和亲吻给迷惑了？

回想起他们之间的每一个亲吻，冷芙衣的俏脸便不由得隐隐发烫。

每一次，她不但被吻得意乱情迷，甚至还情不自禁地回应他，让他们的吻更加火热、更

加激狂、更加一发不可收拾。

她的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他要在那些时候对她做出更逾矩的事情来，她是绝对没有办法抗拒的。但是，他除了亲吻她、拥抱她之外，并没有对她做出更进一步的冒犯。

她知道他并不是不想要，虽然她不懂男女之事，但是基本的观察力还是有的，从他那压抑紧绷的神情，她知道他每一次都在苦苦地和体内的情欲之火对抗。

只是，他为什么要这么痛苦的压抑？他是在等待什么吗？

一阵低低的马鸣声打断了冷芙衣的思绪，她一回过神，才猛然惊觉自己脑中的念头，整张俏脸顿时羞得发烫。

天哪！她到底在想什么？在她的心底深处，该不会是期待他对她做出更进一步的事吧？

难道说，在这段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日子

里，她的心已被那个男人给征服了？

要不然，那抹高大的身影，为什么总在不经意的时候浮现脑海，挥之不去？要不然，为什么每当回想起他的吻，她的心就不由自主地发烫，唇上更似乎还留着被他恣意吮吻过后的气息……

冷芙衣蹙着眉心，硬是挥开脑中的思绪，向来心高气傲的她，实在难以接受自己竟被一个男人给“驯服”了。

她命令自己不要再去想他了，但是人的心哪里是控制得了的？没一会儿，她的思绪又再度飞到他的身上。

从昨天晌午一直到现在，她都没看见他的人影，他到底上哪儿去了？

冷芙衣愈想愈觉得困惑，自从她被带回山寨以来，似乎每隔几天他都会不见踪影，他到底在忙些什么？

会是去探视那些村民吗？冷芙衣想想不无

可能，因为他和那些贫穷病苦的村民看起来是那么的熟络。

一想到他劫富济贫的行径，柔润的红唇不由得弯起，美丽的眼眸也浮现一抹钦佩与赞许。

天底下，有太多顶着高官的帽子，暗地里做些搜括民脂民膏的恶行，而他虽然身为一名盗匪，却是劫那些为富不仁的商贾官吏、济那些贫穷病苦的老百姓们，这不但是善事一桩，也算是替天行道呢！

真正的男人，就该像他这样，哪像那个四皇子玄琰，既苍白又懦弱，半点男子气概也没有！

冷芙衣沉浸在思绪中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位在山寨后方的马厩，一看见高大美丽的骏马，她的眼睛为之一亮。

她并不曾骑过马，但是上次被山魑拥在怀中，迎风奔驰的感觉是那么的自在快意，令她

不由得跃跃欲试。

“我一定办得到的！”她望着马儿，兴奋说着。

所谓的骑马，不就是跃上马背这么简单的吗？回想起山魃驾驭马儿的轻松自在，冷芙衣更加确定骑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

“好，就来骑一会儿吧！”

由于马厩里没有人，她便径自走了进去，将上回山魃骑的那匹黑色骏马牵了出来。

马儿因为接触到陌生人而有些躁动，马蹄蹬着地面，扬起一阵尘土。

“好马儿，乖乖！”冷芙衣一边安抚着马儿的情绪，一边衡量该怎么上马背。

这匹马虽然高大，但是会一点轻功的她，要坐上马背应该不成问题。

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

她看准了位置之后，纵身跃了上去。

然而，她的手才刚拉住缰绳，身子还没完

全坐稳，马儿就因为她突然的举动而仰天嘶鸣一声，急躁地跑跳起来。

“等等！慢着！”

她紧张地低呼，双腿反射性地夹紧马腹，结果反而让马儿跑得更快，根本无法控制！

冷芙衣的脸色发白，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使马儿停下来，她惟一能做的，就是抓紧缰绳和马鞍，努力不让自己摔下马背。

马厩的后方，是一条山路，虽然地势没有其他地方那么陡峭，但是山路毕竟不比平地，要是没有精湛的骑术，只怕会有危险，而她在今天以前，根本不曾骑过马呀！

她慌张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死命地抓住缰绳和马鞍，在这危急的时候，脑中不由得浮现山魃的身影。

他现在在哪里？他会不会及时出现来救她？

才正这么想着，另一阵马蹄声就蓦然从身

后响起，而他那熟悉的嗓音也从后方传来。

“该死！抓紧马鞍，压低身子，千万别松手！”

听见他的声音，冷芙衣的心一振，即使在急乱之中无暇回头张望，但是知道他来了，他就在身后，心里的紧张与恐惧顿时消减不少。

毫无理由的，她就是深信——即使是在最危险的情况下，他也不会扔下她不管，他会好好保护她的！

玄琰骑着另一匹马追了上来，当他看见她几次险些被摔下马背，一颗心差点蹦出胸口！

他昨天回宫，待了一夜之后本想立刻赶回来，不料母后临时召见，耽搁了点时间，没想到一回来竟看见这差点令他停止心跳的一幕！

他知道她是个勇于挑战的女人，但没想到她竟然胆大妄为到这种地步，难道她不知道她很有可能会摔断脖子？

他勉强压下担忧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驱

策马儿逐渐接近她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情势，不敢稍有闪神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要出了一点差错，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憾恨。

就在两匹马儿经过一个转弯处时，他突然大喊一声——

“松手！”

冷芙衣本能地照做，而她的身子也被高高地抛起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玄琰纵身扑了过去，搂着她翻倒在地。

由于冲撞的力道太过猛烈，他们一路翻滚，差点摔进一旁的溪涧中，好在这一带是柔软的草地，他们只是受了一点皮肉伤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！

他们紧紧地相拥，他在下，她在上，两人都剧烈地喘息着。

回想起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冷芙衣仍心有余悸，她紧紧地搂住他，流露出难得的脆弱神色。

玄琰搂着她一个翻转，让她躺在他的身下，火热的唇也随之覆下，以前所未有的激狂热切地吻着她，像是要借此证明她的安然无恙。

直到长长的一吻结束，冷芙衣的唇早已被吮吻得红肿，气息更是比刚才又紊乱了许多。

杂沓的马蹄声早已远去，此刻只有风声、水声，以及彼此急促而剧烈的喘息与心跳声。

玄琰望着她，回想起刚才惊险万分的场面，脸色愈来愈难看。

他简直不敢想象，要是他晚来一步，会是怎样不堪设想的后果！

深深的担忧令他失去了冷静，忍不住骂道：“笨蛋！不会骑马还逞强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？”

他的怒气与责骂，令冷芙衣一愣，个性中的不服输立刻被激了起来。

她推开他，忍痛站了起来。

“哼，谁要你多管闲事了！”

“你竟然说我多管闲事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难道你不要命了吗？”玄琰简直火冒三丈。

冷芙衣沉下了脸色，虽然她知道这件事情错在于她，但是被他这样怒气冲冲地当面指责，她实在拉不下脸来认错。

“是死是活都是我的事，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，凭什么管我？”

“你——”虽然明知道她只是嘴硬，只是故意挑衅，但玄琰还是彻底失去了冷静。

平时她再怎么骄恣、不服输都无妨，但是事情关系到她的生命安危，他就容不得她如此任性。

偏偏冷芙衣犹不知死活，虽然一身狼狈、一身尘土，她仍旧傲然昂着下巴，挑衅地瞪着他。

“我怎么样？”她哼道。

玄琰简直快气疯了，他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激怒的人，但这小女人就是有本事将他惹怒。

他大步上前，忽然将她一把抱起。

“呀——你干什么？”冷芙衣死命挣扎，却敌不过他的力气。

“让你把身子洗干净，顺便冷静一下！”说着，他将她轻盈的身子抛入溪涧之中。

冷芙衣还来不及发出惊呼，就已扑通一声掉进水里，整个人沉了下去。

玄琰愣了愣，本以为她是故意吓唬他的，但是等了好一会儿没看她破水而出，便警觉事情不对劲。

以她的个性，被他扔下水里，早就该气呼呼地跳出来找他算账了，怎么会到现在还沉在水中？难道她不谙水性？！

玄琰一惊，不再犹豫地纵身跃入溪涧之中。

他捞起她的身躯，吻住她的红唇，渡了一

口气给她之后，立刻抱着她破水而出。

“芙衣？”他叫唤着她的名字，神色和声音有着明显的焦虑。

冷芙衣的双眸紧闭、眉心紧蹙，意识正不断地被黑暗吞噬。

刚才那段惊心动魄的骑马过程，已耗去了她大半的力气，而刚才一路的翻滚摔撞，她全身的骨头都快散了，现在又被扔进水底，差点灭顶，她不过是一个娇柔的女子，怎承受得起这样接二连三的折磨？

“你……可恶……欺负人……”她喃喃地发出几声呓语后，整个人就完全昏了过去。

看着她苍白昏迷的模样，玄琰就算原本有天大的气，也顿时烟消云散了。

他怜惜地轻叹，将她搂得更紧，就算她再怎么爱逞强，也还是一个娇柔的女子，需要被人呵护与宠爱。

他低下头，在她的眉心印下温柔的一吻，

这个吻没有火热的激情，却有着缠绵的情意，
像是一个天长地久的承诺、一个至死不渝的誓言……

7

一种很疲倦、很沉重的感觉紧拖着冷芙衣的意识，让她在清醒与昏迷之间费力地挣扎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深沉的疲倦终于稍微褪去，她才真正慢慢地醒了过来。

她缓缓地睁开沉重的眼皮，落入眼帘的第一个影像，就是烙在她心头的那个身影。

原本也是一身狼狈尘土的他，早已梳洗妥当，换上了干净衣裳……

咦？

冷芙衣蹙起眉心，一种似乎有哪里不对劲

的意念猛然掠过心头。

打从她被带上山寨以来，这种难以言喻的怪异感觉实在是出现得太频繁、太不寻常了！

她实在很难再用“多心”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，可是……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呢？

冷芙衣偏着头，很认真地思考，但是因为她的意识仍有些昏沉，愈想愈觉得头昏脑胀，只好再度放弃。

“你醒了？”玄琰仔细观察着她的气色，见她已大致恢复了元气，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当然已经醒了，你都已经看到了，何必多此一问？”她没好气地回嘴，掀起被子下了床，不给他半点好脸色看。

这男人不但骂她、吼她，还将她扔进水里，实在太可恶了！她可还没决定要原谅他的恶行呢！

玄琰当然知道她在气什么，他轻叹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以为你谙水性，所以才会那么做的。”

“哼！”冷芙衣依旧不理他。

望着她倔强的神情，玄琰实在真拿她没办法，再度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是因为太担心你的安危，才会一时被气坏了，抱歉。”

冷芙衣诧异地瞥了他一眼，心里原有的委屈与怨气，因为他短短一句道歉的话语而烟消云散。

身为一个男人，虽然要有顶天立地的男子气概，但是能够知错、愿意承认！更是难得而可贵的一件事。

面对着这样一个愿意道歉的男人，她实在无法再继续气下去。毕竟，是她有错在先，要不是她贸然骑马，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风波了。

“不气了？”玄琰看出她的脸色已缓和许多。

“算了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道歉了，那我

就原谅你吧！”冷芙衣明明已经不气了，却还故意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模样。

“很好，既然你不气了，那么现在，换我生气了。”玄琰说着，脸色当真认真而严肃起来。

“什么呀？哪有人这样的？”冷芙衣瞪大了眼睛。

玄琰不理睬她的抗议，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错了？”

冷芙衣有些不甘愿地咬着唇，实在不想低头，但是想到他堂堂一个大男人都认错了，她虽然是个女人，也要有点气概才行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很好，那么我要你的保证。”

“保证？什么保证？”冷芙衣的眉心蹙了起来，这男人该不会是想要得寸进尺吧？

“我要你保证，以后不许再做任何有危险的事情。”

要是今天这样的事情再多发生几次，他的心脏一定会停止跳动！

再说，他不是每一次都会及时出现的，不是每一次都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出手救她，要是哪一次他刚巧不在她的身边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！

知道他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冷芙衣的心底悄悄滑过一道甜蜜的暖流，但是她又不想被限制行动，更不想让他以为她是个会乖乖听话的女人。

“我不要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玄琰的浓眉拧了起来，对她的答案很不满意也无法接受。

“为什么我要向你保证？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！”她倔强地回嘴。

他不是她的什么人！先前玄琰就是因为这句话而被彻底惹怒，现在她竟又再次拿这句话来挑惹他的脾气。

玄琰的黑眸危险地眯起，嗓音中带着浓浓的警告。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我有说错吗？你本来就不是我的什么人！”

他除了偶尔吻她、抱她之外，从来没有言明过他的心意，对他来说，她到底算什么？

这个问题一浮上心头，就像有万只虫蚁啃咬着她的心，她既想得到答案，却又怕得到答案。

这样患得患失的心情，让冷芙衣再怎么不服气，也得承认自己对他动了心的事实，然而他态度的不确定，让她的心绪变得躁动不已。

“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，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限制我的行动？我不需要向你保证任何事！”

玄琰被她一再的挑衅给惹怒了，黑眸闪过决心，高大的身躯如同利落的豹子般向她扑去，搂着她倒在柔软的大床上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冷芙衣惊呼。

“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我不是你的什么人吗？那么我现在就让你彻彻底底地成为我的人！”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 he 不是说真的吧？

冷芙衣震惊地抬起头，发现他的眼底不但燃起了她所熟悉的炽热光芒，更有着一抹前所未有的坚定决心。

他是认真的！他是真的想……

冷芙衣的身子蓦然发烫，一颗心快蹦出胸口。然而在慌张之中，她却又有着一丝隐约的期待……



阳光自窗棂透入房里，带来了丝丝暖意。

冷芙衣自睡梦中醒来，美丽的眼眸半睁半闭，睡意惺忪。

她在床上慵懒地翻了个身，被子滑落腰际，一阵凉意蓦然袭上身子，驱走了残存的一

丝睡意。

一张开眼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自己赤裸的身子，她惊愣了半晌，昨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间浮现脑海。

那一幕幕煽情而销魂的情景，让她的脸蛋在瞬间红透，就连身子也不由得微微发烫。

虽然此刻房里只有她一个人而已，但她还是忍不住飞快地拉起被子，遮住自己红透了的脸。惟一露在被子之外的一双明眸，盈满了娇羞与柔情，就是不见半分愤怒与懊恼。

坦白说，关于昨天发生的事情，她一点也不后悔，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被欺侮了，回想起昨天的一切，她的心底甚至还荡漾着一丝甜甜的暖意。

这世上最美好的事情，莫过于心上人和自己有着相同的心意，莫过于能够和心爱的人亲密地结合。

虽然山魈没有给过她任何言语上的承诺，

但是从他的吻、从他的行动，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对她的心意。

冷芙衣忍不住笑弯了眼，整个心窝暖乎乎的，比窗外的阳光还要暖和！

山魈……这辈子，她认定他了！

“咦？”她愣了愣，突然想到，直到现在，她竟然还不知道山魈叫什么名字呢！她在心里提醒自己，下次见了 he 记得要问问他。

虽然她贵为郡主，而他只是一名盗匪，但是她一点也不在意！

能够令她倾心的男子，一点也不需要有尊贵的身份，而是要有男子气概，要有高强的武艺，更要有过人的胆识，就像山魈这样……

不过……冷芙衣的眉心忽然一蹙，眼底的温柔笑意被一抹忧愁给取代了。

关于身份不相当的问题，她虽然一点也不在意，而山魈显然更不在乎。但是，她爹娘那边该怎么交代呢？

爹既然会希望她嫁给四皇子玄琰，肯定是无法接受一个盗匪女婿的，她该怎么办呢？

要她听从父命，嫁给四皇子为妻，她是万万不肯的！

她的人，已经给了山魑，而她的心，更是早就毫不保留地给了他，这辈子，除了山魑之外，她绝对不会嫁给其他的男人！即使是皇上赐婚也一样！

此生非君不嫁的心意已决，既然如此，她也只能勇敢地面对了！幸好，有山魑陪着她，她知道他一定会和她一起并肩作战的！

笑意再度盈满眼眸，她终于知道，两心相属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，将她的骄恣、她的倔强、她的任性，全化为了甜蜜柔软的情意。

她相信，只要有山魑在，不管再怎么棘手的问题，肯定也会找得出妥善的解决办法。

一股强烈的想望涌上心头，她迅速下了床，穿好衣裳后，踏着轻快愉悦的步伐走出房

间，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那个她心心念念的男人。

8

冷芙衣才刚踏出房门，远远就看见了那抹高大挺拔的身影。

她的脸上漾开一抹笑，正要走上前去，却发现他身边还有另一个男人，似乎正在谈事情。

她的步伐顿住，心里有点迟疑！如果他们在谈论正事，她这样贸然出现似乎不大妥当。

犹豫间，她的目光移向另一个男人，认出他就是他们掠夺县太爷财物的那一天，让她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怪异感觉的那个男人。

冷芙衣的眉心蹙起，再度感受到那股说不

出的不对劲。

这种古怪的感觉，次数多到太不寻常了，她实在无法以“多心”这个理由说服自己。她可以肯定，一定有什么很重要却被她忽略了的事情。

趁着现在没有人打扰，脑袋又不昏沉的时候，她可以好好地想一想，今天她一定要解开这个疑团！

冷芙衣悄悄地退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一边暗中观察这两个男人，一边认真思索回想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男人交谈的声音传了过来，虽然他们都已经压低了嗓音，但还是隐隐约约听得见。

“主子，属下接获消息，皇上将提前结束南巡回宫。”

“提前？”

“是啊！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皇上决定提前回宫，但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
听见他们的对话内容，冷芙衣当场惊呆了。

他们怎么会提到皇上，而且还将皇上要提前回宫的消息打探得这么清楚？

难道……他们下一个预定行抢的对象是皇上？！

不行呀！这怎么可以？就算他们的武功再高强，也不能这样乱来呀！皇上身边的护卫可全都是一等一的好手，他们贸然行动只是去送死呀！

冷芙衣正打算要上前劝阻，没想到却听见令她更惊讶的对话——

“皇上回宫这么大的事，几位皇子们都要迎接，主子是不是也提前回玄武轩准备准备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！

冷芙衣掩住口，震惊得仿佛突然被一道雷电劈中。她僵在原地，有好一会儿脑子里嗡嗡

作响，根本无法正常思考。

皇子？玄武轩？她听错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玄武轩是四皇子玄琰的居所，山魃为什么要“回”玄武轩？

到底山魃和玄琰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而皇子们迎接皇上回宫，和身为盗匪首领的山魃又有什么关系？

巨大的疑惑一个又一个地浮上心头，令冷芙衣的脑中一阵晕眩。

半晌后，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浮上心头，她不愿意相信，但是种种的迹象却又全指向同一个答案——

眼前的这个盗匪首领山魃，就是四皇子玄琰！

难怪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山魃总会不见人影，原来是回宫去了！

难怪，她的心底时常会掠过那种似曾相识

的奇异感觉，原来她根本早就见过他们了！

她早该知道的！除了她第一眼就觉得山魃似乎有点眼熟之外，此刻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似乎就是玄琰的贴身侍卫。

那天她为了婚事而闯进玄琰的寝宫时，就是这个男人端汤药来，难怪她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怪异感。

这么说来……那天在寝宫的一连串“意外”，都是玄琰故意戏弄她的？不但故意要她喂药，还故意将她绊倒，故意轻薄她、占她便宜？

可恶！这男人简直欺人太甚！

都怪她对那个“苍白病弱”的四皇子太过厌恶，所以根本不曾正眼看过他和他的侍卫，要不然，她岂会被他们一直瞒骗至今？

只是……如果不是亲耳听见，就算觉得眼熟、就算觉得有哪里不大对劲，谁又能够联想

得到，身份尊贵的四皇子竟然和盗匪首领是同一个人！

冷芙衣美眸眯起，被欺骗的愤怒像火焰一般在胸口狂烧，将原本的浓情蜜意焚烧得一点也不剩。

怒气冲天的她，原本想立刻冲上前去，狠狠地教训玄琰，为自己讨一个公道，但是却硬生生地忍住。

她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玄琰，就算现在冲动地和他算账，只怕根本讨不了任何的便宜。

可是，她绝对不会轻易原谅他的，他竟敢这样子欺骗、愚弄她，她一定会让他为此付出代价的！



向晚时分，橙灿灿的夕阳余晖从窗外映入书房。

冷芙衣正使劲将一株褐色的药草捣碎，浅褐色的汁液慢慢地流出，那色泽看起来有点像

是茶水。

这种褐色药草，是一种迷药，这是她几天之前无意中在山寨后方发现的。

由于她曾跟着神医在山谷里住了好几年，对于一些植物的药性略知一二，像她手中这种药草的汁液如果掺入茶水之中，可以让喝下的人昏迷不醒，但却不至于造成其他的伤害。

如果她早一点发现山寨里有这种药草，她一定毫不犹豫地用来迷昏山魑，然后顺利地逃脱。但是偏偏等她发现药草的存在之时，她的心已对他有了牵系，并不是真心想离开，所以也一直没用这一招来对付他。

可没想到，现在还是派上用场了！

冷芙衣泄愤似的“蹂躏”那株药草，仿佛此刻捣碎的不是一株植物，而是玄琰的脸！

将药草全部捣碎后，她拿起桌上的茶壶，先倒了一杯之后，才将半碗的药汁全部加入壶中。

将桌面清理干净后，她耐心地等待着，知道玄琰每天大约这个时候，都会进书房来。

果然过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玄琰高大的身影就出现在书房，一看见她，他显然有点讶异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一个人闲得发慌，所以就晃到这儿来了。”冷芙衣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努力压抑心中的怒火。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“顺手”倒了一杯茶递给玄琰，自己则拿起另一杯事先倒好的茶水喝下。

玄琰压根儿没想到要防备，不疑有他地喝下。

见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茶水，冷芙衣的眼底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忽然察觉了她似乎另有深意的注视。

“没什么。”冷芙衣摇头否认，按捺着心中的得意，静静地等待。

根据她的估计，药效应该很快就会发作了。

果然，过没多久，一阵昏沉与晕眩由轻而重地逐渐侵袭玄琰的意识，他的浓眉拧起，像是不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。

半晌后，他诧异地挑起眉峰，先是看了看手边的杯子，接着又转头看向一旁的冷芙衣。

“你……是你？”他错愕地问，努力地强撑，然而那迷药的效用强劲，一波强过一波的晕眩感不断冲击着他的脑子。

“没错，就是我。”冷芙衣爽快地坦承。

“为什……”最后一个“么”字来不及说出口，玄琰就已趴倒在桌上，不省人事。

见他昏了过去，冷芙衣终于感到一丝出气的快感。

这种迷药的药效强劲，再加上她所下的药

量不少，即使是身强体壮的大男人，也会昏迷个半天以上。

这么长的时间，足够她离开了。

没错，她要离开这里，回到王府去！

当初她是为了逃避和“四皇子”的婚事，才离家出走，没想到却被这个可恶的男人欺骗、愚弄，她绝对不会轻易原谅他的！

她非要他亲自登门来道歉，直到她气消为止！



由于没有玄琰的阻拦，冷芙衣轻易地离开山寨，很快就下了山。

然而，一下了山，她却迟疑地伫立在山脚下，眉心轻蹙。

“糟糕，京城在哪个方向？我该往哪儿走才对？”

当初她受到县太爷儿子的四名护卫围攻，受伤昏迷之后，才被玄琰带到这儿来，她根本

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方。

不过，她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，因为在她的眼前只有一条路而已，她也只能先走着瞧，看看半途会不会遇见什么人，然后再问路了。

顺着眼前的路，走了将近半个时辰，她来到一条美丽的小径，两旁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芦草丛。

“哇！好美呀！”她惊叹着，忍不住伫足欣赏。

高大的芦草，迎风摇曳，如同波浪一般，壮观而动人心弦。

如果不是离开王府太久，怕爹娘太过担心，她还真想到各地去多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呢！

眼前这等壮阔的美景，令她久久不忍离去，直到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，才将她从惊叹沉醉之中惊醒。

她的身子一僵，美眸错愕地睁大。

“不会吧？不可能的！”绝对不可能是玄琰的！

距离她下药迷昏他，才不过半个时辰而已，他应该还在昏迷才对，怎么可能会追上来。

虽然她这么告诉自己，但一股大事不妙的预感却强烈地浮上心头，她甚至不必回头，就能确定骑马追上来的人就是玄琰！

“糟糕！”就算她跑得再快，也不可能快过马儿呀！

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状况，冷芙衣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——奔入芦草丛中，这是她惟一可能避开玄琰的办法了。

娇小的她，利落地蹿入高大的芦草丛中，一边弯低身子一边奔跑，希望芦草能够掩护她的身影，如果幸运的话，或许不会被玄琰逮到。

只可惜，她并不够幸运，玄琰的目光早已锁住了她的身影。他勒住马儿，施展轻功纵身飞掠而至，很快就攫住了她，两个人滚倒在芦草丛中。

冷芙衣被压制在地上，她一边喘息着，一边抬眼看他，他那全然清醒的神色，实在令她困惑不解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会？”他明明将那杯茶一滴不剩全喝了下去呀！

“因为身份特殊，我和几位皇兄们从小就服用各种不同的解毒药草，对于毒药有一定的抗性，更遑论只是一般的迷药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冷芙衣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他不到半个时辰就追上来了，原来迷药在他的身上根本发挥不了太大的效用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玄琰问道，实在无法理解她的动机，她应该早就打消了离开的念头，为什么又突然这么做呢？

一听他问起，冷芙衣就不由得想起他的欺骗，俏脸也立刻沉了下去，没好气地瞪着他。

“哼，对你下药又怎么样？不高兴的话，你就杀了我呀！四皇子。”最后那句“四皇子”，她简直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来的。

玄琰的黑眸掠过一丝诧异：“你知道了？”

她怎么会知道的？是什么人说溜嘴了吗？

“哼，你想瞒到什么时候？”说起这件事情，冷芙衣就有满肚子火，“如果不是我恰巧听见你和手下的谈话，我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！”

玄琰轻叹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并没有打算要一直瞒着你。”

事实上，他原本打算这两天就要找个机会告诉她的，没想到她却早一步自己得知了这件事。

没打算瞒她？哼！骗谁呀？她不会再这么轻易相信他了！

“这样子变换身份来戏弄人，你觉得很得意吗？”

玄琰摇头说道：“我本来就有两个不同的身份，并不是故意要戏弄你呀！而且，你不也在其他人的面前，装出一副温婉郡主的样子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冷芙衣无话反驳。

没错，她的确是刻意在人前装出一副温婉娇柔的模样，但她是为了符合爹娘的期望，为了不悖离郡主身份和礼教规范才那么做的呀！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她不解地问。

他为什么要刻意将自己弄成一副苍白病弱的模样？别说是皇子的威仪尽失，就连半点男子气概也没有！

“因为，我对皇位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更不想卷入几位皇兄的夺权之争。”玄琰坦白地说。

“但是，当一个盗匪首领，难道会比当一名皇子好吗？”冷芙衣更不解了。

她并不是在替他不争取皇位而感到可惜，

只是不懂他的动机和目的。

“那么你呢？当一个四处闯荡的侠女，难道会比当一名郡主还好吗？”玄琰反问她。

“这……”冷芙衣再度无话反驳，同时也懂了他的意思。

她突然发现，他们竟是如此的相像——同样不喜欢世俗礼教的拘束，同样在别人的面前藏起真实的面貌。

是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类的人，所以两个人之间，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吗？

她怔怔地发了好一会儿的愣，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此刻太过暧昧的姿态——她躺在草丛上，而他的身子压覆在她的身上，虽不至于弄疼她，但是两具身躯之间，紧密得寻不出半丝空隙！

虽然已和他有过亲密关系，但是这样煽情的姿态还是令冷芙衣立刻羞红了脸，有些心慌无措。

“你还不快点放我起来！”她娇叱。

“不，不放。”玄琰拒绝得相当干脆。

“什么？”冷芙衣错愕地愣了愣，他那双愈来愈灼热的眼眸，令她心生警觉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你对我下药，趁我昏迷之际一个人跑掉，我要惩罚你。”

“惩罚？”冷芙衣倒抽了一口气。

他眼中炽烈的火焰和欲望的光芒，是那么的强烈而明显，不必明言，她知道他打算用什么样的“方式”来惩罚她，但是……难道……他真的想在这里……

这真是太疯狂了！难道他忘了，他们此刻不是在房里呀！

“你是在吓我？”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。

玄琰朝她扯开一抹带点邪气的笑。

“你看我像是在吓唬你吗？”

不，就是一点也不像呀！冷芙衣望着他充

满魅惑的笑容，一颗心几乎快蹦跳出胸口。

她很清楚的知道——他并不是在吓唬她，而是真的打算在这个地方好好地“惩罚”她！

“不行……别……别在这里……”她软弱地抗议。

虽然他们现在的位置已离外头那条路有一段距离，而且在高大的芦草丛中，外头绝对看不见半丝春光，但是……但是……这样子露天席地的，他们怎么可能……怎么可以……

就算她再怎么勇敢任性，就算她再怎么不喜欢礼教的拘束，这也未免太放肆、太浪荡了！

“没什么不可以的，芙衣，我美丽的芙衣，别怕。”玄琰一边低语，一边亲吻她敏感细致的颈项。

“可是……”望着玄琰那对愈来愈灼亮的黑眸，冷芙衣的心跳也愈来愈剧烈而狂乱。

“没有什么可是！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也没有什么但是！”

“我……唔……”冷芙衣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玄琰的唇却已覆住了她的口。

他缠绵的吮吻，不但吻去她的抗议，也吻去她的思考能力。

高大的芦苇在风中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与他们激情的低吼与娇喘，交织成天地间最自然而美丽的声音，久久不歇……

9

玄琰神采飞扬地坐着马背上，冷芙衣则倚偎在他的怀中，和他一同享受着迎风驰骋的快意。

马儿一路朝京城的方向奔去，不到半个时

辰，就来到了京城外。

由于皇上回宫是件大事，身为四皇子的他，是一定得现身迎接圣驾的。而冷芙衣离开王府那么久，要是再不回去，只怕冷王爷和夫人会太过担心。

“我就送你到这儿，不和你一道同行。”

他此刻一身随性不羁的装扮，旁人肯定认不出他就是当今的四皇子。但是冷芙衣就不同了，一些百姓们曾经见过她，所以实在不适合由他这么一个“来路不明”的陌生男子送回王府。

“嗯，我没问题的。”冷芙衣知道他的顾虑，一点也不以为意。

玄琰搂着她下马，先是给了她一记绵长深切的吻，才松开了她。

“我很快就会去接你的。”

“嗯。”冷芙衣点点头，相信他一定会的。

望着她美丽的容颜，玄琰忍不住再度低头轻吻她一记，才又说道：“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论碰到什么问题，都有我在你身边陪着你，我会为你将一切的问题都解决的，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冷芙衣笑了笑，其实他太多虑了，他们之间哪有什么问题呢？

先前她原本担心，她爱上了一名盗匪首领，爹娘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，尤其爹又一心想将她嫁给四皇子，更是不可能同意她和一名盗匪首领在一起。

然而现在这一切的问题都不存在了，哪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事情？哪还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呢？

“回去吧！我要绕另外一条路回玄武轩。”

以他现在这样的穿着装扮，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进入玄武轩，得从另一个方向“潜入”，

再换回符合皇子身份的衣着。

“嗯，你自己要小心，别被人发现了。”要是让人瞧见大名鼎鼎的盗匪首领潜入玄武轩，只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吧！

“我知道。记得，不论有什么问题，都有我在。”玄琰又俯身轻吻了她一记之后，才翻身上马，从另一个方向离去。

冷芙衣目送着他离开之后，才转身走入京城。

一路上，她的唇边绽着笑意，踏着轻快而愉悦的步伐。然而，走着走着，她脸上的笑意逐渐被疑惑取代，轻快的步伐也变得迟疑起来。

奇怪？为什么她总觉得有些路人看她的目光怪怪的？

她偶尔会离开王府，到附近的寺庙上香，所以一般百姓能认出她的身份并不稀奇，而认

出她的身份之后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她也并不奇怪，但是……是她多心了吗？怎么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？

似乎，在他们的目光中，除了好奇之外，还多了一丝难以理解的涵义？

她困惑地转头，而那些人的视线一和她接触，立刻作贼心虚似的移开目光，这样的反应，更让冷芙衣觉得事有蹊跷了。

到底是怎么了？难道……难道是她的衣裳没有穿好？难道他们看出了她刚才经历了一场放肆狂野的欢爱？

这么一想，就轮到冷芙衣“作贼心虚了”，双颊不由得浮现一抹红晕。

她赶紧低头审视自己的衣着，并没有什么凌乱，身上也没有沾上芦草，旁人应当看不出什么端倪才是呀！

既然如此，这些人又为什么用这样奇怪的

目光打量她呢？

冷芙衣一边走着，一边蹙着眉心疑惑地思索，还没有找到答案，她就已经回到了王府。

府里的总管一看见她，立刻惊喜万分地飞奔进去禀报王爷和夫人。

冷德劭夫妇一听见消息，立刻赶了出来，一看见失踪多时的女儿，夫人几乎喜极而泣。

“先进大厅再说吧！你们其他人全都退下。”冷德劭说道。

一等大厅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，冷德劭立刻问道：“芙衣，这段日子你究竟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该不会真的被什么山魃掳走了吧？”冷德劭急切地追问。

“呃……”冷芙衣有些迟疑，她的确算是被山魃掳走，但是，坦白招供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。

犹豫间，冷德劭又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在你失踪的这段期间，京城里面流言四起？”

“流言？关于我吗？”冷芙衣愣了愣。

“当然是关于你！说什么你被山魃掳走，被强留在山寨里，当起他的压寨夫人来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冷芙衣诧异极了。

当初她只是单纯地想逃避和“四皇子”之间的婚事，单纯地想离开王府，到外头去闯一闯，没想到竟然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。

现在她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在她回王府的这一路上，那些人会用那种古怪的眼光望着她，而她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玄琰会特地告诉她，不论碰到什么问题，他都会陪在她身边，为她解决一切的问题。之前他几次回宫，一定也听见了这些蜚短流长的传闻。

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她该如何处理那些流言？

冷芙衣蹙着眉心思忖，一时之间有些束手无策，不过一想到玄琰，她的眉心立刻舒展开来。

有他在，她根本不必烦恼这么多，他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妥当的，她只要安心地待在王府里等着他就行了！

“芙衣，你倒是快说呀！这段日子你到底去了哪里？难道你真的被山魃掳走了？”冷德劭追问。

面对着爹娘焦虑忧心的神情，冷芙衣实在说不出真话，只好说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如果我真的被山魃掳走了，又怎么可能逃得回来呢？”

这样的说辞，并没有令冷德劭安心多少，他又继续追问：“那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好端端的会突然失踪，连半点消息也不捎回来？”

“呃……我……”

糟糕！她竟忘了应该事先想好一套说辞，现在也只好随机应变地临时编一个出来了。

“其实……是真的有人将我掳走，只是我半途逃走了，我也不是不想捎个消息回来，只是……只是那个人一直追着我，我闪躲都来不及了，哪还有多余的时间捎信回来呢？”

嗯，这样的理由应该合情合理吧！冷芙衣不禁为自己的机智暗暗喝采。

“那你……”冷德劭拧起了眉，脸色忽然变得凝重而严肃。“你……那个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”冷芙衣困惑地问，不懂为什么爹会突然变得欲言又止的，仿佛有什么难以启齿的问题。

“芙衣，来。”始终沉默的夫人将她拉到一旁，低声问道：“告诉娘，你……你在这一路上，可有被什么登徒子欺负了去？”

“嘎？”冷芙衣一怔，一阵心虚蹿上心头，

让她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“嘎什么？你倒是快说呀！”

“娘怎么问这种问题？当然是没有了！”她故意装出又惊又羞的神态，借以掩饰脸上乍然浮现的心虚红晕。

她不是故意要说谎，而是如果爹娘知道她真的被人“欺负”了，怕不当场晕厥过去！

然而，尽管得到这样的答案，两个老人家却还是愁眉苦脸的，毕竟这事口说无凭，光是她说没有，别人未必会相信，毕竟在她失踪这段日子里，她的名声早已受到了不小的损害呀！

冷德劭长叹了一口气，原本他一心指望能将女儿嫁给四皇子，将来若是有幸当上皇后，就可以保他们一世的富贵荣华，可是现在……

唉，在她失踪的这段日子里，京城里流言满天飞，四皇子不可能没听见，他也不敢再存

着将女儿嫁给四皇子的奢想了，现在只要有人还肯娶她，而且身份不要太低，他就觉得万幸了！



冷芙衣回府不到十天，还没等到玄琰的音讯，却先等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。

“爹已经……已经为我定下了亲事？！”她震惊又错愕地瞪大了眼，此刻的感觉，就仿佛忽然被一道雷电劈中一样。

“没错，是李王爷的三子，李振远。”冷德劭肯定地回答。

对于这件婚事，他虽不是挺满意，但还算可以接受。

那个李振远在官途上的表现平庸，往后恐怕也难有多大的发展，但至少相貌端正、性情敦厚。

最重要的是，自从几个月前，他偶然见了

外出上香的冷芙衣一面，心中就生出了深深的倾慕之情。

他也曾请人登门提过亲，但是因为冷德劭一心想要将冷芙衣嫁给四皇子，所以当时并没有应允这桩婚事，可是现在……唉……

既然李振远并不在乎她这段时间里的下落不明，仍旧对她一往情深，这样的男人应该就是她最好的归宿了。

李振远？听着这个全然陌生的名字，冷芙衣错愕得几乎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她简直不敢相信，她才回王府短短不到十天，爹竟然就替她定下了亲事，而且对象不是玄琰，而是一个不曾见过面的陌生男子？！

“可是……四皇子那边怎么办？他不是说过，等皇上回宫之后，就要请皇上赐婚吗？”

“唉，别提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？皇上回宫至今已有好几天了，如果四皇子有心要娶你！早就向皇上提起了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半点动静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看哪！就算四皇子原本真的有意想娶你，现在也……唉……”

虽然冷德劭没有明说，但是冷芙衣知道他指的是，在她失踪的这段日子，京城里头流言满天飞，四皇子怎么可能还会娶她为妻？

但是，冷芙衣很清楚，玄琰绝对不可能这么想的，因为他正是那个“掳走”她、“毁了”她清白的人呀！

只是，就如同爹所说的，为什么皇上回宫那么多天了，玄琰却一直没有提起他们的婚事？

难道……他改变主意，不要她了？！

不，不可能的！她相信玄琰绝对不是背信

负心的人，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给耽搁了。

冷德劭见她眉心紧蹙，也不禁摇头叹气。

“唉，反正，四皇子那边是别指望了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，好好的当李王爷的儿媳妇吧！”

她怎么可能死心？她怎么可能真的顺从爹的安排，嫁给李振远为妻？

她的人和她的心，早已毫不保留地给了玄琰，而她更是早已下定决心此生非玄琰不嫁了！

不过，这些话，她也只能在心里想想，不能坦白地大声说出来，为此她更感到苦恼不已。

她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她总不能告诉爹——四皇子就是山魃，而她早已和他有过夫妻之实了吧！

“可是……我从没见过对方……”

“拜堂成亲那天不就会见面了？”冷德劭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个问题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好了，不用再说了，哪来那么多可是？”冷德劭有些不耐地打断她的话。

“自古儿女的婚姻都由爹娘来做主，爹难道还会害你吗？”

冷芙衣紧咬着下唇，一股强烈的反抗情绪在胸口激荡着。

她很想要大声的告诉爹——她不嫁！可却又知道这么做一点效果也没有，她知道爹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将她嫁给那个李振远了！

怎么办？她该怎么做才好？

她相信，玄琰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，但是都已经那么多天了，他怎么也不捎来半点消息，让她的心里好有个底？

难道他一点也没有想过，她会因此而感到

牵挂、担心？

冷芙衣蹙起了柳眉，心里不禁有一丝丝的嗔怨，再想到他先前的欺骗，那股嗔恼的情绪又更强烈了。

当初他以两个不同的身份来欺骗、戏耍她的事情，她都还没有好好地跟他算账呢！

虽然她知道他会伪装成苍白文弱的模样，是有他的用意与苦衷，但是先前在他的寝宫里，他故意装病戏弄她，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禁有气。

可恶！他这几天到底在干什么？要是他再没有半点行动或是消息，难道她真的要嫁给那个李振远？

不，当然不！无论如何，她是绝对不会嫁给李振远的！

又怨又恼、又急又乱之际，一个计策忽然浮上心头，她仔细地思量，眉心终于缓缓地舒

展开来。

看来，要不嫁给那个李振远，眼前就只有这个办法可行，虽然这么做有点对不起爹娘，但是，她实在也没别的办法了。

更何况，要是她真的嫁给了李振远，而他在新婚之夜发现她早已非完璧之身，只怕到时候才会造成更难堪、更无法收拾的局面！

10

弦管锣鼓的乐音热闹非凡地响起，几名轿夫抬着一顶描金绘凤的花轿，在一群喜娘的簇拥下，浩浩荡荡地前进。

这一行队伍，最后在南王府外停下，偌大的王府里里外外一片喜气，贺客们更是络绎不绝。

大红花轿被安稳地放了下来，在一片热闹喧哗声中，头盖着喜帕，一身凤冠霞帔的新娘在喜娘的牵扶下，进入了李王府的大门。

自从定下这门婚事之后，一来李振远迫不及待地想将美娇娘迎娶进门，二来冷德劭也怕那些负面的流言传多、传久了，李家会反悔，所以整桩婚事以很快的速度筹备妥当，前前后后甚至花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！

就在一行人簇拥着新娘进入李王府后，过没多久，一阵马蹄声以飞快的速度由远而近，不一会儿就已来到了王府大门外。

玄琰勒住胯下的骏马，瞪着眼前布置得喜气洋洋的李王府，脸上的神情既震惊又错愕。

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在他为了替父皇办事，忙得昏天暗地的时候，冷芙衣竟然披上嫁裳要嫁给别的男人！

前些天，父皇一回宫，便召见他们几个皇

兄弟，这才知道，原来父皇所疼爱的义女茉影公主失踪了，而父皇也是为此才提前结束南巡。

眼看父皇为了茉影公主的安危而忧神烦心，他也只好暂且搁下他和冷芙衣的事，先帮忙寻找茉影公主的下落。

这些天，他倾尽全力，几乎不眠不休地查探茉影公主的行踪，怎知，就在他得知茉影公主已自行回宫之后，又赫然听闻冷芙衣要嫁给李振远的消息！

原本他还不愿意相信，以为又是另一桩流言，但是现在……

瞪着眼前的一片喜气洋洋，玄琰脸上的神色愈来愈阴沉，两道浓眉也愈拧愈紧了。

他沉着脸翻身下马，不等下人通报，直接大步闯了进去。

眼尖的总管一看见他，先是一怔，接着便

大喊一声。“四皇子驾到！”

一见到这个像一阵风一样忽然闯入的贵客，所有人全傻了！其中以冷德劭最为震愕。

玄琰那一脸阴沉铁青的神色，让冷德劭的一颗心直往下沉，额角也开始冒出了一滴滴的冷汗。

他原本以为，四皇子在听闻那些蜚短流长的传闻之后，已无意娶女儿为妻，所以才会将女儿嫁给李振远。但是现在看玄琰那一脸相当不悦的神色，冷德劭不禁在心底大喊不妙。

该不会……玄琰还是想娶女儿为妻吧？！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还应允了李振远的求亲，岂不是得罪了玄琰吗？

天哪！他这下子不但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成了泡影，恐怕现在就要遭殃了！怎么办？他该怎么办才好？

“呃……这个……四皇子……”冷德劭想

开口解释些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玄琰的神色阴霾，似乎一点也没有听见冷德劭的话。

自从他一闯进大厅，他就完全无视于满室贺客的惊讶，更无视于冷德劭的忐忑不安，他的眼中只看得见那抹身穿嫁裳站在别的男人身旁的倩影。

他的眉心拧出了一道深深的折痕，大步朝她走了过去。

“四……四皇子……”李振远被他充满威迫力的气势震慑住，就连话都说得结结巴巴的。

玄琰理都不理他，直接走到一身凤冠霞帔的新娘面前。

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他蹙眉问道。

“这个……四皇子……”李振远硬着头皮再度开口。

“你闭嘴！”玄琰不耐地叱喝。

虽然他向来与李振远并无过节，但是一想到这家伙竟然妄想娶他的女人为妻，他就恨不得一掌将他劈成两半！

被玄琰这么一吼，李振远更是吓得噤若寒蝉，再也没有勇气吭一声了。

玄琰恶狠狠地瞪了李振远一眼，才又转头面对新娘，她从头到尾没有半点反应，令他既愠恼又困惑，不知道她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

就算她爹不顾她的意愿，硬是定下了这门亲事，难道她就真的乖乖地听话出嫁？这实在不像她的个性呀！

他浓眉紧锁，长臂一挥，扯落了她头上的喜帕。

当那一方红巾飘落地面时，四周立刻响起了此起彼落的惊呼声，而令众人最感惊愕的，不是玄琰唐突的举动，而是——

眼前这个身穿嫁裳的新娘根本不是冷芙衣，而是她的贴身侍女妙儿！

这情况令所有人全惊呆了，每一双眼睛皆不敢置信地瞪着妙儿。

冷德劭首先回过神来，愤怒地冲上前去，对着妙儿劈头吼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郡主呢？”

妙儿被他这么一吼，眼泪立刻扑簌簌地流下，哭花了一张脸。

“郡主她……郡主她被一个自称山魃的男人劫走了！”

“什么？山魃？！”

此话一出，四周哗然，贺客们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。

“先前郡主失踪了一段日子，该不会也是被山魃掳走的？”

“搞不好郡主早已成了山魃的压寨夫人，

山魑当然不会容许他的女人再嫁给其他男人，所以才会再次将她劫走。”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“我看八九不离十吧！不然山魑怎么会如此大胆，不但掳走了人，还自动报上名号。”

“是啊！他一定就是要向大家宣告，郡主早已是他的人了！”

听着他们的对话，玄琰心中不禁大感惊愕。

冷芙衣被山魑劫走？怎么可能？山魑就他呀！

难道有人打着他的名号，混进王府里掳人？还是事情另有蹊跷？

错愕间，冷德劭气急败坏的质问再度轰向妙儿：“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立刻来禀报，还穿上这一身嫁裳来冒充郡主？”

“这是……是山魑要我这么做的……”妙

儿哽咽地说。

“反了、反了！你是王府的人，竟然听一个盗匪的话？你是不是早就被山魑给收买了？你说！”冷德劭气得七窍生烟。

“不……不是的！”妙儿拼命地摇头，摇落了颗颗泪珠。

“既然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听他的话？”

“妙儿也是逼不得已的呀！是那个男人不许我向王爷禀报，还命令我穿上这身嫁裳来代替郡主拜堂成亲，他还说……还说如果我不乖乖听他的话，他就要杀了郡主！”

听着妙儿的话，一个念头忽然闪进玄琰的脑海。

他眯起眼眸，锐利的目光在哭得好不凄惨的妙儿身上仔仔细细兜转一圈后，忽然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，就像来时那般的突然，迅速走出了李王府。

所有的人都被这一连串的消息给惊呆了，几乎没有人发现玄琰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只除了哭花了一张脸的妙儿，在他踏出大门的那一刻，红肿的双眼悄悄掠过一丝欣慰窃喜的光芒。



离开李王府后，玄琰连那一身华丽的衣着都无暇换下，便快马加鞭地出了京城，朝山寨直奔而去。

一路上马不停蹄，抵达山寨后，他甚至连马儿都没牵回到马厩，就急急翻身下马，快步走进屋里。

当他看见那抹教他心心念念的身影就伫立在眼前，俊脸上总算扬起这几天以来的第一抹笑容。

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刚才的那一切，是她策划的一场戏！

他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你的侍女对你可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”

见他风尘仆仆地赶来，甚至连那一身皇子衣着装扮都来不及换下，冷芙衣心底对他原有的嗔怨几乎已消散无踪。

“那当然了！妙儿从小就跟在我身边，即使是我上山调养身体的那几年，她也始终陪着我，她不但对我忠心，和我更是情同姐妹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妙儿肯定都是站在我这边帮着我的。”

玄琰摇头笑道：“她可真厉害，骗过了所有人，包括冷王爷在内，全都相信了她的话。”

回想起妙儿哭得唏里哗啦的模样，还真是煞有其事的样子，莫怪乎没有人怀疑她的话，甚至就连他都差点被唬过去了。

“那当然，她是我的人，本事当然也不小。”冷芙衣得意地笑道。

她平常总是在人前伪装出一副温婉高雅的郡主模样，妙儿跟在她身边这么多年，当然也尽得她的“真传”喽！

玄琰宠溺地笑看她得意的神色，说道：“既然你已经被山魃给劫走了，就别再回去了吧！”

“什么？这怎么可以？”冷芙衣诧异地低呼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难道你想回去嫁给李振远？”玄琰拧起了眉头。

“当然不想！”说起这件事，冷芙衣就不由得嗔怨地瞪了他一眼。“这件事，还不都要怪你！”

要不是因为他这些天来半点消息也没有，爹也不会这么急着替她定下亲事，急着将她嫁出去，这一切都要怪他！

玄琰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几天，不眠不休地为父皇找寻失踪的茉影公主，为的就是

想赶紧将父皇的烦心之事解决，好向父皇提我们的婚事。谁知道，我才刚得知茉影公主已经回宫，却又立刻听见你要和李振远拜堂成亲的消后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一得到这个消息，当然是立刻策马飞奔过去，深怕晚了一步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这样啊？好吧！看在你这么努力的分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”冷芙衣故作宽宏大量地说，其实心里并不是真的那么气恼他。

她早就知道，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给耽搁了，所以才迟迟没有捎来半点消息，她对他，一直是有信心的！

“对了，如果今天要和李振远成亲的人真的是我，而你来不及赶在拜堂之前阻止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她好奇地问道。

“这还需要多问吗？我当然是会不顾一切地把你抢回来！”玄琰想也不想地回答。

这个答案令冷芙衣的心中一甜，嘴里却说：“这样霸道的举动，可一点也不像苍白文弱的四皇子会做出来的，难道你不怕被人识破了你的本性？”

“和你比起来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！”

“是吗？”这下子，冷芙衣不只甜在心底，就连眼角眉梢都染上了一抹喜悦的笑意。

“那当然了！”

玄琰说完后，不再给她开口的机会，一把将她揽进怀里，低头吻住那两瓣甜蜜的红唇，将这些日子以来的思念全倾注在这个绵长深切的吻之中。

直到两个人都快喘不过气来，玄琰才松开了她的唇，但仍将她拥在怀里，不让她离开。

“芙衣，从今以后！你就留在这里吧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都不回去了吗？”冷芙衣的眉心微微蹙了起来。

“不回去了，以你的个性，如果待在京城里，一定不会自在快活的。既然你已经被山魃给‘劫走’，就留下来当我的压寨夫人吧！”

“这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可是，只要问问你自己的心，你想留在这里吗？还是你比较想回京城？”

冷芙衣想也不想地摇头，她其实一点也不想回去，不想为了维持郡主的高雅风仪，刻意在人前装出一副温婉娇柔的模样。

她喜欢在这里，喜欢这样快意自在的生活，可是……她真的可以留下来，真的可以不去吗？

“爹娘那边……”

“别顾虑那么多，我说过，把你所有的问题全交给我，让我来替你烦恼，相信我，不论

遇到什么难题，我都会为你解决的。”

“嗯，我相信你。”冷芙衣满心的感动，也绝对相信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“对了，你可以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”

“当然，什么事？”

“帮我偷人。”

“什么？偷人？”玄琰一脸的错愕。

他难得的惊诧模样，令冷芙衣忍不住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！我要你去帮我偷一个人。”

“你要偷谁？”

“妙儿。”

她在拜堂当天“被掳”，爹娘说不定会怪罪妙儿，要是妙儿因此受到责罚，那她岂不是太对不起妙儿了吗？

更何况妙儿跟在她身边那么多年了，她早习惯了妙儿的陪伴与服侍，少了妙儿在身边，她还真有那么点寂寞呢！

“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”玄琰不必多问，就能明白她的想法。“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冷芙衣愉快地笑开了。

玄琰感染了她的愉悦，也不由得笑了。“除了替你‘偷’妙儿之外，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？”

“没有了……呀——”冷芙衣忽然低呼一声，感觉到环在她纤腰上的手臂忽然一收，将她的身子揽得更紧，两具身躯之间几乎寻不出半丝空隙。

她一抬头，就迎上他那双烧灼的黑瞳，光是这样被他注视着，她就不由得怦然心动、全身发烫，对于那炽热眸光所代表的意义，她太熟悉了！

“你……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冷芙衣故意装傻，其实对

于他的意图，她再清楚不过了，而她的一颗心也因此而剧烈地跳动。

“不知道？没关系，我很快就会告诉你答案。”

在她的低呼声中，玄琰将她抱进了内室之中，以“身体力行”的方式回答了她的问題。

尾 声

秋风飒飒，吹落了一地的红叶。

一个微凉的午后，一位不请自来的贵客，在数名心腹护卫的随同之下，来到了山寨。

一看见这位贵客，玄琰和冷芙衣全都震愣地呆住了。

“父……父皇？”

这怎么会呢？皇上怎么会知道他们在这里？

过度的震惊令他们有一瞬间完全不能思考，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，呆愣了好一会儿后，才如梦初醒般地连忙行礼。

皇上笑望着他们震惊的模样，说道：“琰儿，看来你在这里过得还不错嘛！”

“父皇，儿……儿臣……”玄琰难得的结巴，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也太出乎意料之外了，他的思绪一时之间乱成了一团。

“你什么都不必多说，关于你的事情，朕其实早就了然于心了。”皇上平静地说道。

“是……是吗？”玄琰愣愣地应了声，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

“当然了，你是朕的儿子，你的一切，难道骗得过朕的眼睛？你是什么样个性的孩子，朕难道会不清楚？”

“这么说来，父皇早就知道我……”

“没错，朕早就知道你平日的苍白病弱是装出来的，也早就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盗匪首领山魈。”

“那……那父皇为什么还放任我……”

皇上微微一笑，年迈的脸上没有半分一国之君的严肃，反而充满了慈父的温和与包容。

“像你这样不喜欢受拘束的性情，要是强留你在宫中，就好像将一只飞翔惯了的鹰硬关在笼中一样，只会扼杀了你的生命力，让你不快乐。更何况，你劫贪官污吏的财物，去救济贫苦穷困的百姓们，也算是替朕在民间办事，朕知道你一直做得很不错。”

得到父皇的谅解与称许，玄琰的心中一阵激动，一股热流在他的胸口澎湃激荡，他从没有一刻如现在般觉得自己和父皇如此的贴近！

他的父皇，他日理万机高高在上的父皇，原来竟是这么的懂他、这么的关心他，不但知道他最真实的性情，更知道他私底下所做的一切！

“这就是你的‘压寨夫人’？”皇上的视线移向一旁的冷芙衣，目光中有着赞赏。“嗯，好眼光，你们什么时候要让朕抱孙子？”

“父皇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！”玄琰笑

着回答。

“好、好，哈哈——”

在朗笑声中，他们父子俩又聊了好一阵子，约莫半个时辰后，皇上才在侍卫们的护送之下离开了。

送走了父皇后，玄琰的心情仍旧激荡不已，充满了感动，冷芙衣见状，也不由得为他感到高兴。

“能够得到皇上的了解与认同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玄琰转过头，握住她的手，心有所感地说道：“过两天，我们回京城一趟。”

“回京城？做什么？”

“去见你爹娘。”他知道，她其实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她爹娘的了解与认同。

“嘎？”冷芙衣忽然感到一阵心慌，“可是……你打算用什么身份去见他们？”

“当然是‘山魃’。”既然他们选择在山上过着快意的生活，当然不能以四皇子的身份去见他们了。

“不好、不好，要是他们认出你就是四皇子怎么办？而且……就算他们没认出你来，恐怕也很难接受你的身份……”

冷芙衣愈想愈没有信心，毕竟她爹娘不比皇上，他们并不了解她的真实性情，也绝对很难接受一个盗匪首领！

“我看……还是再过一阵子吧！”

玄琰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也好，就依你，过一阵子再说，反正我们现在也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！来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走？走去哪儿？”冷芙衣疑惑地望着他。

“我们刚刚才领了旨，现在当然是要奉命行事喽！”

“嘎？领旨？”冷芙衣心中的困惑更深了。

他们刚才哪有领什么旨？她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

“对呀！”玄琰说得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，“父皇刚才不是亲口颁下旨意，要我们赶紧替他老人家生个孙子吗？”

冷芙衣的脸蓦然发烫，羞嗔地横了他一眼。

“你胡说些什么呀！现在可是大白天的！”

“大白天有什么不可以？”玄琰的唇边噙着一抹坏坏的笑。“难道你忘了我们昨天上午在书房的那张桌子上？忘了前天傍晚在后山的那片林子里？忘了大前天午后在溪边的大石头上？”

“够了、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！”冷芙衣的耳根子早已红得发烫，热得几乎快冒烟了。

做是一回事，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像他这样——说出来，实在是太羞人了！

玄琰低低一笑，贪看她难得的娇羞神态，黑眸逐渐凝聚情欲的波光。

“好，我不说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我们就实际来做吧！”

“我才不要！”冷芙衣红着脸大嚷。

“这可由不得你，谁叫你是我的压寨夫人呢？”玄琰故意装出一副邪恶狂霸的神情。

冷芙衣感染了他的好心情，大笑道：“有本事，你来抓我呀！”

她一边笑，一边转身逃开，玄琰立刻追了上去，没多久就逮到了她，将她娇小轻盈的身子打横抱起。

“嘿嘿，既然已经落入我的手中，你就只能乖乖地就范！”

“不要，大爷饶命！”冷芙衣相当配合地发出慌张的惊叫，眼角眉梢却盈满了笑意。

“要我饶命？我看是你该认命吧！”玄琰嘴

里虽说着狂佻的话语，盯着她的目光却是温柔而专注的。

他迈开步伐，很快地将她带回了房中。

不一会儿，激情难耐的低吼与喘息从半掩的窗子传了出来，让带着凉意的秋日蓦然变得热了起来。

以他们日日缠绵的火热激情来看，皇上抱孙子的心愿，最迟明年夏末就会实现了！

—全书完—